

# 賽德克與基督教碰撞的信仰景觀－以 Tkdaya 部落為例

姑目·荅芭絲 (Kumu Tapas)

東南亞神學碩士

本院教會歷史專任講師

## 第一章賽德克族的族群變遷

### 第一節賽德克族及其分佈概況

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及賽德克亞族。兩個亞族分別根據其居住或是語調不同的語系。賽德克亞族分為 Tkdaya (德奇塔雅)、Tuuda (達澤)、Truku (太魯閣)。目前大部分分佈在南投與花蓮等地。<sup>1</sup>無論是文獻或是口述歷史紀錄，都指稱賽德克族的起源傳說，是座落在白石山中的 Pusu-Qhuni，兩個字連在一起是根源的意思。

Tkdaya 語系之原居地位於濁水溪上游，今廬山溫泉西南方之 Tkdaya-Truwan。隨著其後代子裔繁衍之故向外擴展，與相鄰澤敖利亞族之 Prngawan (巴魯卡萬) 勢力相抗衡，後來有部分據有濁水溪與眉溪上，延展到霧社台地；則有部分溯霧卡溪 (Bkasan) 越過中央山脈，遷徙到木瓜河流域上，清末，由於受到遭遇到 Truku 語系的侵擾。再往上遷移於今壽豐鄉溪口村與萬榮鄉兩處。中國國民黨入主台灣初期，部分族人北移到秀林之佳山，部分族人則遷居到萬榮鄉之見晴、萬榮。殘留在原居地的族人以十二個大小不等的聚落，盤據在巴蘭高地以及濁水溪沿岸許多支流地帶。1931 霧社事件發生之後的遺族被迫遷移到清流 (Gluban)。1936 年日人興建萬大電廠之工程，再將濁水溪上游沿岸的三個社，迫遷到清流部落東方之中原。兩個聚落於日本戰敗後合併成為互助村。殘留於原居地之 Tongan (土崗) 與 Sipaw (西袍) 則移居於今南山溪一帶溪谷，及今仁愛鄉南豐村。<sup>2</sup>

Toda 語系的原居地位於濁水溪上流霧卡山溪沿岸 (Bkasan) 沿岸，即今廬山溫泉之東方。因為受 Tkdaya 語系勢力的侵擾，有部分族人往北移動，沿著中央山脈西側移動，或經由奇萊山，或經由 Brayaw 越過南湖太山，進入於今花蓮縣境內之道賽溪中游。後來遭太魯閣語系的侵擾，部分族人朝北移動入和平溪上游，遂與南澳混居。殘留於今花蓮縣境者，分佈於花蓮卓水溪立山、崙山諸地。國民黨佔領台灣初期，崙山部落一部分的人又移居於今之玉里鎮東豐里。留在原居地 Tuuda 語系，沿著濁水溪沿岸北上到平靜台地居住。目前主要分佈今仁愛鄉精英與春陽兩村。<sup>3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廖守臣，《泰雅族文化-部落遷移與拓展》(台北：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，1984)，1-11。

<sup>2</sup>仁愛鄉公所，《合歡禮讚》(南投：仁愛鄉公所，1995)，67。

<sup>3</sup>仁愛鄉公所，《合歡禮讚》，68。

Truku 語系分佈在濁水溪上游的 Truku-Truwan，以及周遭相鄰 Sadu、Busi、Busi-daya、Brayaw 等五個聚落。後來因為人口眾多，部分族人越過奇萊主峰，逐次遷移到花蓮境內，位於立霧溪中、上游者稱內太魯閣；居於立霧溪下游、三棧溪及和平鄉下游者稱外太魯閣。目前主要分佈於花蓮秀林鄉、萬榮鄉、吉安鄉，以及卓溪鄉。留在原居地的 Truku 語系，主要分佈在現在的今仁愛鄉合作村、精英村廬山和親愛村松林等部落。<sup>4</sup>

## 第二節 Tkdaya 語系的歷史變遷

Tkdaya 屬賽德克亞族語系之一，因居住在霧社高地附近又被成為「霧社群」。他們自稱 Tkdaya，意思是說「住在高處的人」，或「住在深山裡的人」。按照部落老人對於這個名稱的說法，「可能是我們老人是住在最裡面，最深的地方」，<sup>5</sup>這個名稱不禁令人延伸出很大的想像空間。Truwan-Tkdaya 位於春陽溫泉一帶的聚落，據說是 Tkdaya 語系祖居地或根源地。因人口繁衍與耕地不足，一部份的人往東移居到花蓮境內，留在原居地的族人逐次形成部落，清朝末期已有十二個部落，分別座落在 Truwan、Mahebo、Boalun、Hogo、Droduh、Suku、Paran、Takanan、Qacoq、其中 Tongan、Sipaw、Mwanan 三社在眉溪上游，其餘九社散居在濁水溪上游兩側。日據初期，Bkasan 被併入 Mahebo 社而成為十一個聚落。Tkdaya 語系的核心部落 Paran 社，因為除了聚落與人口多於他社，還有歲時祭儀的主祭都定居在該區。

Tkdaya 從原居地 Truwan 向外遷移的原因，<sup>6</sup>據耆老們的說法是因為有人在水源下毒，許多族人中毒身亡的情況下，紛紛逃離家園以避免慘遭滅族的命運。日本佔領台灣以前，在眉溪上游與濁水溪兩側，已經發展成十二個大小等的聚落。從傳統祭法推算 Tkdaya 遷移的年代，應該是受荷蘭或之後的明鄭的影響。Tkdaya 歷史變遷大致分為東遷與西遷兩個部分，東遷的 Tkdaya 語系後來被稱為 Pribaw，<sup>7</sup>西遷就是從分散地 Truwan 開始向外擴張，成為霧社山區勢力最強的聚落。周遭圍繞著其他的族群與語系，東邊有 Toda 與 Truku 語系，北邊有 Qnghaqun（泰雅族）、西邊有 Kahabu（平埔族），以及後來的 Tmukan（閩南人）和 Khilan（客家人），南邊有 Prngawan（萬大群）和 Mqtina（布農族），環伺周遭的族群跟 Tkdaya 語系相互角力的結果，經常讓他們處於敵對的狀態。作為 Tkdaya 核心部落的 Paran 社，從日治時期由於處於交通要道與行政中心，周邊語系或是族群對 Tkdaya 的看法，是一個仗勢欺人的語系。事實上，部落政治所呈現的是分類械鬥的局面。

晚清以迄日據初期，霧社及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，因積極地對抗外強侵入，而躍上歷史舞台。自此以後，他們經歷一連串的戰爭，從開山撫蕃政策、人止關

---

<sup>4</sup>仁愛鄉公所，《合歡禮讚》，68。

<sup>5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眉溪部落生命史》（Alang Baiqe）（台北：永望文化，2002），12。

<sup>6</sup>Truwan 在賽德克族的分散地，它是指現在的分散地，或是繼續沿用遷徙過程，他們一些有指標性意義的名稱。目前，在文獻或是口述史料中，Truku-Truwan 是在仁愛鄉的合作村的平生部落，Tkdaya Truwan 則是在現在春陽溫泉上方台地上，至於是否有 Toda-Truwan 則，無可考究。

<sup>7</sup>仁愛鄉公所，《合歡禮讚》，96。

之役、太魯閣深堀事件、生計大封鎖、姊妹原事件、五年討伐計畫、隘勇線挺進隊、砲轟土魯閣、道澤……等戰役，霧社山區的族群開始面對日本統治的討伐行動，他們不惜任何代價，推展構築隘勇線和理蕃機構，以銳厲精幹的武力討伐圍剿原住民。並逼使各族群「和解」、「繳械歸順」，Tkdaya 語系的部落省當其衝成為日帝討伐的前哨站，並在霧社大興土木，建立據點，成為日人統治原住民的理蕃重地。<sup>8</sup>

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，Tkdaya 語系的 Mahebo、Truwan、Boalun、Suku、Hogo、Drodruh 六社，不堪日本殖民帝國的暴虐統治，發動震驚國際的霧社事件的抗日行動。故且不論發生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，但 Tkdaya 語系而言，可以說是元氣大傷！在霧社事件發生過程，他們從賽德克最強的勢力者，驟然成為最小的一支，甚至險些瀕臨滅族的命運！再則，他們被迫離開原居地，遷移到荒蕪貧瘠的土地上。霧社事件對 Tkdaya 語系造成極大的傷害，從霧社事件起義那一刻開始，到日本討伐起義者一年間，霧社事件抗日的六社人口數從一二三六人銳減到二七五人。

Paran 是 Tkdaya 社最大又是核心的部落，霧社事件發生前人口數五四五人，佔當時 Tkdaya 語系總人口數二一七八人的四分之一。一九〇三年他們經歷姊妹原事件，他們總共被屠殺了約一三〇人。據說當時在 Paran 社的婦女聞耗自殺者不計其數，巴蘭社的人死傷慘重！一九三六年，日人為興建萬大電廠之工程，陸續將他們遷移到 Nakahara（中原部落）的人口數是六六一人。

Tongan、Sipaw 是位於東眼山附近的 Tkdaya 聚落，當日本佔領霧社後不久，驅迫兩社的人集中居住並遷移到淺山地帶。霧社事件之後，日本人為了便以管理，Mwanan 部落被強制併入 Tongan 部落。這些部落所幸地仍留在原居地附近居住，其他十個 Tkdaya 社被迫離開原居地。Tongan、Sipaw 兩社在十二社中是屬於邊陲的小社。日治時期 Tongan 部落約四十戶，人口近兩百人，Sipaw 社僅十來戶，人口不到百人。

從 Tkdaya 語系的歷史變遷，1930 年 10 月 27 日發生的霧社事件抗日行動，可以說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年代，在巴蘭山區原勢力最強的部族，因為來自內在或外在的因素，集結六社發動抗日行動，經過討伐、鎮壓，以及被迫遷移眉溪、清流，以及中原部落，成為賽德克族人口最少的語系。

### 第三節 Waya 制度的衰微與新教的契機

#### 一、以 Utux 為核心的 Waya 制度

Waya 是賽德克部落文化的核心概念，是賽德克部落一切倫理的總綱。透過儀式群體倫理禁忌的原則，呈現賽德克部落不同層面的倫理關係。是賽德克部落一切倫理的總綱。若以生命的共同體來說明 Waya 群體的生活形態：「在

---

<sup>8</sup> 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中原部落生命史》（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Nakahara）（台北：永望文化，2003），23-24。

生命的共同體之中有個人發揮的餘地。」換句話說，Waya 是一個複數形的專有名詞，展現在賽德克部落生命禮俗的過程，他們在不同層面所建立的倫理關係。既然 Waya 觀點呈現多義的面貌，因此，概念化的 Waya 觀點無法完全明意，則必須在部落群體的儀式行為過程，才能了解 Waya 在部落社會的功能。<sup>9</sup>

早期賽德克部落社會的領袖制度，是一種儀式群體的部落領導模式。儀式群體在年中各樣的儀式活動中都有不同的領袖，他們有的採世襲制度，有的憑自己的能力習得取而來。賽德克部落社會是尊長，傾向父系但實際是採雙系的社會制度，因此，在這樣的社會制度裡階級意識是很難滋長，因為一個人的努力才是取得社會地位的不二法門。Gaya 是賽德克部落凝聚的力量，儀式群體所表現的生活形態，是一種共產主義下的分享文化。賽德克部落的 Waya 制度雖然是傾向父系的社會，不過從男女分工制度的倫理原則，壁壘分明各自有他們自我展現的領域，因此，賽德克部落可以說是一個兩性平權的社會。<sup>10</sup>

「Utux」賽德克部落傳統宗教的名稱，祂泛指靈界超自然存在的概念，祂們包含了神靈，祖靈，以及鬼魂的意思。因此，祂們是無形像，無性別之分的存在。既然「Utux」是多數形的專有名詞，表示這個在「Utux」概念下的超然存在，賽德克部落運用他們與自然共融生活經驗，描述性的語言來釐清靈界不同概念下的意義。賽德克部落對於靈界的概念，基本上可以用以下三個名稱：一 Utux tmninun（編織的神靈），祂是賽德克部落至高的神靈，也是賽克部落最令人忌諱的神靈，因此，他們對於編織神靈敬畏的態度，總是表現在不能直接稱呼祂的名稱，而是以象徵性語言來表示祂的存在；編織神靈臨在的神秘經驗，不僅禁絕一切褻瀆的語言與行為，而且祂也是不能被看見的神靈，不然，將會帶給人極大的災難或說是死亡。二 Bihul 原意是風的意思，賽德克部落用這個名詞統稱祖靈。成風的靈簡稱為風靈，透過靈界現身於賽德克部落的一些現象，例如，Hakaw Utux（神靈之橋），Puniq Utux（靈火），Qrapan（Sdoyun）Utux（被靈抓住或附著）等的徵兆，敘述賽德克部落生死空間會遇的經驗。三 Sasaw 原意是影子的意思。祖靈以屬人世界的靈體現身的模樣，這種現象在不同的狀態呈現不同的意義，例如，有的表示對人的一種感念，有的表示風靈純粹是來作弄人，或是某人的風靈先走的預兆等意思。<sup>11</sup>

賽德克族利用這種共同遵守 Utux 遺訓的社會群體 Waya，所表現在共同參加各種宗教儀式的行為，充分地表現他們宗教倫理的功能，因此 Waya 群體以宗教因素為中心，這也是他們社會最重要的功能群體。也就是說，為各種神聖和世俗活動的基礎。因為 Waya 做為一個重要的社群團體，不僅發揮了宗教和地域群體的功能，同時也代替了許多在單系親族社會中單系親族群的功能。<sup>12</sup>而發揮了共祭

---

<sup>9</sup>Kumu Tapas（姑目·荅芭絲）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（台北：翰廬，2004），351。

<sup>10</sup>Kumu Tapas（姑目·荅芭絲）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364-365。

<sup>11</sup>Kumu Tapas（姑目·荅芭絲）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443-444。

<sup>12</sup>李亦園，《南澳的泰雅族人—下冊》6（1964）：685。

共禮、共勞合作、規範行為、同負罪責、同享安樂的功能。<sup>13</sup>

## 二、賽德克與基督教的融合過程

日治時期日人透過武力討伐與撫綏政策，循序漸進的取代部落的領導地位，使得部落成為警察統治的社會。再則，歷來殖民政權皇民化與漢化下的賽德克部落，無疑深化部落群體男尊女卑的觀念。日治時期賽德克部落經歷皇民化教育的洗禮，農業生產體系的改變，以及強制移居的政策，傳統祭法對賽德克部落逐漸失去的制約功能，這種衰微現象持續到國民黨政權統治、甚至延燒到當今民進黨政權，當然基督教勢力進入部落，基督教與賽德克文化對遇，在衝突與相融過程，讓賽德克族文化發生新的變化，基督教跨越了文化的衝突與差異，讓賽德克族的文化展現生機，賦予 Waya 制度新的文化內涵，在新的文化處境中開展新的基督教文化。

基督教以這種新的姿態活化、創造賽德克族的文化，同樣也是循著基督教從早期擴張的模式，這個信仰群體滲雜多元文化與族群的元素，進入非基督教世界進行跨文化的宣教運動，<sup>14</sup>從她在部落呈現教派林立的局面，看出基督教在這方面發展的特色。Waya 制度在賽德克族的傳統部落社會，致所以成為部落人民普遍認同和重要的倫理禁忌，主要是在於 Waya 是一個祭團的意義，在部落群體中發揮了整合的功能，<sup>15</sup>也就是說，Waya 可以說是部落人民倫理生活的準則。<sup>16</sup>隨著歷代以來國族政治的入主部落社會，不斷地弱化 Waya 制度的過程，恰好提供基督教得以開展的契機。<sup>17</sup>以下稍微歸納賽德克基督教碰撞過程，兩個文化相搖相盪過程相融的契機：

### (一) 外在的因素

#### 1. 生態體系的改變

賽德克族將他們的 Waya 當作是祖靈的遺訓的宗教心靈。必須要透過農業生產所伴隨的各種宗教的祭祀行為，來做為他們對祖靈崇拜表態的基礎，<sup>18</sup>然而在日據時代由於日本人的理蕃政策，即他們被迫放棄他們原始部落以山田燒墾耕作的經濟型態，而轉開始適應從事外來民族所授予水稻耕作的生活，於是伴隨著粟所舉行的各種傳統生產祭儀的行為，就這樣迫使以宗教因素為基礎的 Waya 制度改變。<sup>19</sup>賽德克族生態體系的改變，成為基督教在新的文化處境孕育的基礎。<sup>20</sup>

#### 2. 基督教的宣教模式

---

<sup>13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886），249。

<sup>14</sup>蔡彥仁等著，《原住民文化與福音的對話》（台北：天恩出版社，2004），45。

<sup>15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250-251。

<sup>16</sup>李亦園，〈祖靈庇蔭－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〉，16（1927）：1-12。

<sup>17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32-33。

<sup>18</sup>折井博子，《泰雅族噶噶的研究》（碩士論文，台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），110-111。

<sup>19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571。

<sup>20</sup>孫大川等著，《活力教會－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與未來》（台北：光啟文化，2005），39。

賽德克族傳統農業生產祭儀的改變，導致以宗教因素為基礎的 Waya 制度的改變，這種現象提供給予基督教有得以開展的契機，但是基督教積極地傳教也給予外在強而有力的動力，當時他們面對因為生態體系的改變而導致的一些疾病，而產生的急於在宗教裡求得解脫的渴望，然而他們傳統宗教的巫醫卻無法提供治療這些疾病的功能，而基督教傳道醫療的宣教模式，恰好趁著這種機會，提供給他們解脫疾病和撫慰心靈的能力，這個傳統信仰的弱勢，導致原住民尋找尋找另一個宗教信仰來填補心靈的慰藉。再則，基督教以救濟品來吸納 Waya 群體的宣教模式，<sup>21</sup>讓早期先後進入部落的基督教會，發生競爭或是搶羊的現象。的確讓傳教士獲得原住民的好感，但卻不是他們大規模皈依的重要理由。

### 3. 提供自我認同的對象

賽德克族原始社會的部落在日據時代的時候，部落和部落或是同屬一個部落間的關係，都呈現互相敵對而造成四分五裂的現象，他們這些內部的分裂和衝突的問題。<sup>22</sup>在基督教不同教派傳入以後，賽德克族的 Waya 制度在基督教影響下，開放新的空間發展教派林立的局面，成為 Waya 群體集體認同的表徵 (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)，<sup>23</sup>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要參與的教會，為了要獲得部落群體的認同，作為他們新的身份認同的基礎。<sup>24</sup>

#### (二) 內在的因素

賽德克族 Waya 制度的改變，基督教積極地傳教固然成為外在強而有力的動力，給予他們在 Waya 群體得以開展的契機，但是也不可忽略了賽德克族社會自主性變遷的內在的動力，即他們的 Waya 制度和基督教信仰的體系，有著一些極為類似的構成因素，而導致 Waya 群體容易吸納接納基督教的原因：

#### 1. 宗教的構成因素

外來文化不斷地侵入賽德克的文化，隨著不同的殖民政權的同化政策，Waya 制度逐漸崩解是必然的趨勢，同樣基督教也是外來文化的基督教，在台灣宣教歷史的過程，同樣免不了夾載著殖民的心態，並且以邊際的性格所進行的宣教模式，何以在賽德克部落快速地成長，成為二十世紀的宣教奇蹟，原因是 Waya 是賽德克部落人民的信仰的核心，以「Utux」的「遺訓」所延伸的倫理禁忌，制約賽德克部落的生活。同樣地，基督教的律法／福音是以宗教為基礎，也是循著與賽德克族 Waya 制度相同的構成要素，以他們自己的「傳統」和「習慣」，做為社會規範的基礎。<sup>25</sup>

#### 2. 宗教的構成形式

賽德克族的 Waya 制度在原始部落社會發展不同 Waya 群體的現象，而且

---

<sup>21</sup>孫大川等著，《活力教會－天主教在台灣原住民世界的過去與未來》，39-40。

<sup>22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325。

<sup>23</sup>黃應貴，《經濟適應與發展：一個台灣中部高山族聚落的研究》（碩士論文，台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，1974），26-35。

<sup>24</sup>宋龍生，〈南澳泰雅族人的部落組織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》第 15 期（1964）：182。

<sup>25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578。

參與或是脫離 Waya 群體那種相當具有自由的特質，在基督教傳入並代替他們的 Waya 制度以後，也同容納了基督教在他們的部落發展不同教派的教會，同時 Waya 群體在參加或是脫離不同教派的活動，也同樣沿用了 Waya 群體原來自由的原則，選擇他們生命的歸屬和認同的對象，因而使基督教在賽德克族社會教派林立的局面問題，仍然延襲過去 Waya 制度所形成的社會狀態，部落之間因著血緣關係或是 Waya 群體，Waya 群體不斷地分裂和衝突的過程，經常呈現分裂械鬥的局面，終使他們無法有效地產生凝聚的力量。<sup>26</sup>

### 3.經濟的宗教因素

基督教當初以救濟品吸納 Waya 群體的宣教模式，他們在表面看來好像是以物質來迫使 Waya 群體就範的行為，但是物質文明在 Waya 群體的心靈，不只是基經濟生活的力量，更重要的乃是基於宗教心靈的壓力，因為他們相信唯有同 Waya 的人，才能保障他們享有經濟生活共勞互助的權利，<sup>27</sup>並且認為經濟富裕的生活，象徵著蒙祖靈喜悅而賦予的幸福生活。<sup>28</sup>

賽德克族歷經數百年外來殖民政權統治的歷史，使他們原始社會最重要且普遍的 Waya 制度，循序漸進地面臨了崩潰的危機，這種現象遠自日本據台以前的清朝時期，漢人文化已經或多或少在開始影響賽德克族的文化，只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賽德克族的文化，日本人以高壓的姿態強迫賽德克族學習他們文化的現象，嚴重地侵蝕了一個民族的文化，不過所幸這種文化的侵略只維持了短暫的時期，<sup>29</sup>其實，長期以來持續性侵害賽德克族文化的元兇，<sup>30</sup>莫過於外來的殖民政權從移民初期，一直到國民黨，甚至到現在民進黨政權，都持續以殖民心態統治原住民社會，換句話說，台灣歷代以來主流社會的殖民文化，逐漸地使賽德克族文化面臨全面崩潰的現象！反而這些結構性的因素為西方的基督教開了方便之門，使基督教順利地在賽德克族部落有著得以開展的契機，後來基督教確實把握住了這個契機，積極地在賽德克族的部落從事傳福音的工作，從賽德克部落教派林立的局面，基督教誠然取代了賽德克 Waya 制度的社會功能。<sup>31</sup>從賽德克族 Waya 制度改變成為基督教的過程因素，不可諱言，基督教固然是加速賽德克族 Waya 制度解體元素之一，因為衝突在不同文化交流過程是不可避免的，然而不能忽略是，就是基督教和 Waya 制度間有著一些相同的構成要素，使得基督教也趁機創造了賽德克族的文化，他們在賽德克族的部落注入了新的文化內涵，使部落的社會生活更具有深刻的意義。<sup>32</sup>因此，賽德克與基督教的碰撞是一種融合過程：從因看

---

<sup>26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575-578。

<sup>27</sup>李亦園，《南澳的泰雅族人—下冊》，685。

<sup>28</sup>衛惠林，〈台灣省通志稿第八卷胄志第一冊〉，《台灣文獻第九卷》第3期（1963），132。

<sup>29</sup>黃六點，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》（1972），361。

<sup>30</sup>謝世忠，《認同的污名—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》（台北：自立晚報，1987），18-25。

<sup>31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578。

<sup>32</sup>黃應貴主編，《台灣土著文化論文集》，578。

表面的相同而調和→因看見不同而衝突→因再發現真實的相合而調和。<sup>33</sup>因此，相融是經歷衝突→相合→吸納→變化的過程。<sup>34</sup>

#### 第四節 Tkdaya 部落的宗教現況

Tkdaya 的傳統宗教以 Utux 為中心，外顯於族人所遵守 Waya 制度。因為在賽德克族的觀念裡，Waya 是祖靈所留下來的遺訓。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政權入主台灣社會，從皇民化到漢化的政策逐漸地毀壞了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。日治時期由於美、日關係交惡，日本人嚴禁基督教在原住民部落進行傳教活動，這個可以從芝苑為首的在花蓮的傳教活動窺知。因此，西賽德克部落一直到國民黨佔領台灣之後，大約 1946 之前埔里教會曾帶領信徒前往部分村莊傳福音，除了日本嚴禁傳教的禁令，還有就是定點式詩歌佈道及語言障礙，使得基督教的福音無法有效的征服人心。一直到 1949 年高添旺牧師所率領的同工周玉葉等人，從眉溪開始擴張到中原、清流等地，基督教福音逐漸地在該區傳開。<sup>35</sup>

基督教長老教會是最先傳入該區的新興宗教，最大的功臣得力於周玉葉等人傳教工作。周玉葉的傳教方式是短歌兼佈道的方式，無論是公開或是私下走訪部落規勸信徒悔改信主，都引起 Tkdaya 部落很大的迴響。從 Tkdaya 部落早期兩個家族的信仰史中可以發現，周玉葉是從眉溪開始傳教的工作，後來，中原部落村長風聞她在眉溪部落，藉著禱告使病人得醫治的消息，就到眉溪私下邀請周玉葉到他家住一段時間，希望藉由她的禱告讓他的妻子得醫治。於是展開了她在中原部落的傳教工作，等到中原部落信主的人數逐漸增多之後，他們才回頭轉向清流部落傳福音，在那裡上帝同樣用非常奇妙的方法征服人心。

有人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初傳成功的原因，歸納為（一）賽德克族原本就相信 Utux 的存在，因此很容易就接受基督教的神觀；（二）日治時期之後，部落的 Waya 呈現崩解的現象，在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情況下，外來 Waya 成為新的集體認同的對象；（三）周玉葉的以傳統文化傳達基督教信仰的理念，容易使人族人接受福音；（四）周玉葉以短歌兼佈道的模式，簡單易懂，容易上口；（五）賽德克部落好客的精神。<sup>36</sup>

至於天主教與其他教派的影響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天主教及其他教派開始影響賽德克部落教會的發展。影響最深的就是天主教。他們使用兩種方法，使當時原本是長老教會的信徒改信天主教：（一）天主教並不禁止人喝酒、抽煙，而基督教則有這項禁忌，因而許多人為此而改教；（二）當時適逢戰後缺乏糧食之際，貧窮及挨餓的情況很普遍，而天主教利用食物及衣物等救濟品使信徒改教。<sup>37</sup>這兩個原因在一九五二年傳入台灣中部的山地，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晚到

<sup>33</sup>湯用彤著，《往日雜稿》（台北：彙文堂，1987），151-152。

<sup>34</sup>蔡彥仁等著，《原住民文化與福音的對話》（台北：天恩出版社，2004），286。

<sup>35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眉溪部落生命史》（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Baiqe），53-54。

<sup>36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－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（台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32。

<sup>37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－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，43-45。



了三年的時間，使原來都是歸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，大部份又被吸納成為天主教。直到現在，眉溪、清流、以及中原三個 Tkdaya 部落，是天主教居多，派去中原與清流部落的傳道人 Peyring Tado 與 Walis Rubi，雖然都是來自眉溪部落的人，但是他們與中原與清流部落的人有許多親戚關係，使他們在該區的傳教工作引起很大的迴響。其次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，眉溪是以郭秋金宣道師的家族為主，中原與清流則是以高德明牧師與高友正宣道師的家族為主。由日本傳入的聖靈教會僅只一間在眉溪部落，以黃春華的家族為主。他從天主教的傳道人改教成為聖靈教會的牧師。中原部落新村的外圍設立一間安息日會，因為基督長老教會位於核心位置。該會的創設大約是在部落遷到該區五十年之後，當前教堂雜草叢生，看來已經荒廢一段時間，教會成員僅是一、二個家族。另外，佛教的日蓮宗是中原部落新興宗教，該宗教是由在外工作的族人介紹到部落，主要是用日語誦經，聚會地點在台中，信徒主要為漢人。目前該教團的聚會主要地點在中原口的張明華家中聚會。從 Tkdaya 部落宗教現況呈現教派林立的局面，這種現象雖然遭來很多部落人民，指控基督宗教是部落整合得元凶，其實，從整個台灣歷史的脈絡來看，持平而論，從消極層面只能將它視部落整合得元凶之一，最大的元兇應該歷代以來，不同國族政治的殖民政權的統治政策，介入部落所造成前所未有的戕害。另外，在談不同宗教與文化的對遇的時候，絕對不能單從消極面來解讀不同宗教文化交融後的現象，必須從深層結構探討相融過程，內在與外在因素所造成衝突與刺激，對原住民社會帶來甚麼新的意義。不過，從 Tkdaya 部落的宗教現況，基督宗教在原住民社會發展過程，大部份都是循著幾個部落家族歸信主的模式進行，也就是說，以親戚關係為導向的信仰型態呈現。其實，許多人的宗教信仰具有流動性，即最初可能是長老教會；天主教傳入後，改向天主教；聖靈教會創立後，又改信聖靈教會；天主教沒落後，又回到基督長老教會。當今隨著一些新興教派，甚至漢族民間宗教進駐的狀況，宗教流動性更頻繁與複雜。其實，婚嫁在選擇教派屬性上扮演決定性因素，通常以男系的宗教信仰為主。<sup>38</sup>這可以從以下 Tkdaya 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，兩個家族的信仰史中稍見端倪。

## 第二章 Tkdaya 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

Tkdaya 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，主要的焦點放在周玉葉等人，在三個 Tkdaya 部落的傳教工作。筆者選擇兩個家族的信仰史來鋪陳這個主題，是因為兩個家族在該區，從傳教初期到一直現在，不僅成為教會的主要支柱，同時也符合早期部落信仰基督教的特色。

### 第一節眉溪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

基督教最早進入埔里地區傳教是來自英國長老教會的李麻牧師 (Rev. Hugh Ritchie)，他於 1873 年到埔里的烏牛欄傳教並建立教會。直到 1885 年埔里教會才建立，是經由烏牛欄的平埔族傳給漢族。1895 年至 1945 年期間，由於

---

<sup>38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眉溪部落生命史》(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Baiqe)，53-54。

日本實施不能傳福音的禁令，長老教會無法進入仁愛鄉山區的傳教工作，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之後，才逐漸地進入該區宣揚福音。當時長老教會南部大會指派人進入山區進行傳教工作。1948 年派駐在埔里與烏牛欄牧會的羅文福牧師屆滿後，受到當時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的滿雄才牧師的鼓勵，志願到到山區的部落擔任巡迴牧師，到仁愛、信義，以及和平三個原住民部落傳福音，前後五年的時間從事開拓的工作。他們以詩歌見證的方式，走訪仁愛鄉山區不同族群的聚落。這種短暫又間些性的傳福音模式，另外又牽涉到語言隔閡與風俗習慣等問題，無法使福音有效並深根在他們心裡。直到 1945 年源是同根生的東賽德克的一些同工，從 1929 年芝苑信主，並呼召許多人跟隨她並將福音傳遍東賽德克部落。芝苑離世之後，大約 1945 年日本戰敗並解除宗教禁令之後，她所帶領學生高添旺、周玉葉、羅梅花、楊美暖等人，越過中央山脈，由花蓮銅門步行古道進入南投山區四處傳道。走訪仁愛鄉 Tkdaya 部落，在訪談過程中，透露 Kumu Losin 在他們宣教初期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如果說，芝苑是東賽德克部落的信仰之母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這樣說，Kumu Losin 則是西賽德克部落 Tkdaya 語系的信仰之母。

以下筆者以一個家族的信仰史，敘述 Kumu Losin 為主的基督教宣教運動，如何傳入眉溪部落的一些痕跡。這個家族就是當前 Streyngan 教會重要的支柱。其中以 Pihug Tadaw 宣道師及其師母皈依基督教的一些過程。<sup>39</sup>筆者首先以母語訪談之後，然後母語轉譯成漢語過程，稍微在漢語文字符號下作了一些潤飾，完全是為了流暢起見。在每個子題上都是依照受訪者敘述的文路呈現，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眉溪部落宣教初期的歷史。當然字裡行間還是包含其他不同的訊息。

### 第一節 趕緊悔改心向耶穌的信仰感召

Pihug Tadaw 敘述 Kumu Losin 等人初到眉溪部落傳福音，從他口述史料所透露的訊息，提到 Tkdaya 部落的宗教現況遺漏的真耶穌教會，其實，真耶穌教會和基督長老教會先後傳入部落，在幾個 Toda 與 Truku 部落都設立教會，與台灣長老教會呈現競爭的態勢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真耶穌教會沒有在 Tkdaya 的部落設立教會，原因是否誠如 Pihug Tadaw 所說：「短暫居留」或是「敬拜方式」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敬拜方式，在賽德克部落宣教初期，讓部落族人心生疑懼，使他們無法進一步接觸或是接受真耶穌教會。反倒是 Kumu Losin 的傳教方式引起部落的迴響！很多部落的耆老們只要提到 Kumu Losin 傳教方法，就會很自然地哼唱出：「nhari priyuh, ,nhari priyuh, lnglungan ta kana ni, daleyh jiyax tama ta, daleyh jiyax tama ta, daleyh jiyax tama ta, ,nhari piriuyuh (趕緊悔改，趕緊悔改，我們的心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趕緊悔改)。」由此，可以發現 Kumu Losin 以短歌、佈道，以及舞蹈的方式傳揚基督教的福音，讓初代教會的信徒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另外，Kumu Losin 以文面的老婦人走訪部落，無論是私下或是公開規勸人，都是以賽德克語傳揚基督福音，尤其是為病人禱告的宗教行為，無形中讓部落人民將傳統女巫醫 (Sediq Smapoh) 的角色投射在她身上，因而使得她獲得部落族人的認同與肯定，當然，部落族人好客的精神，為 Kumu Losin 的傳教之路大開方便之門。

我是 Tongan 部落的人，我的名字叫做 Pihug Tadaw。我將要敘

<sup>39</sup>受訪人：Pihug Tadaw (男，74，Sediq-Tkdaya)、Obin Nawi (女，70，Sediq-Tkdaya)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眉溪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3 年 3 月 20 日。

述最早來到這個部落傳福音的人，他們是 Kumu Losin 與 Wilang Takoh。我們以前的教會是在 Streyngan 部落，我當時還沒有相信基督，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分別先後已經傳入部落。真耶穌教會在部落只是短暫居留。長老教會聚會的場所是在 Labay Haduh 的家，她的丈夫叫做 Awi Teymi，他們跟我有親戚關係。我當時也有前往他們的家聽道，來自 Tongan 部落的人很多都聚集在那裡。我當時十三歲。我即使聽道卻不相信基督，我心中有一個顧慮，因為我的父親曾經接觸真耶穌教會的傳教活動，我的父親見識過他們的敬拜方式，心裡非常地害怕，於是對我說：「千萬不要去那裡，跟著他們一起抖著身體。」真耶穌教會在禱告的時候，身體都會顫抖的模樣。我的父親可能因此而害怕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我參與長老教會的聚會。當時來到這裡傳福音的人叫做 Kumu，Labay，Wirang 是後來才到部落。有些人喜歡聽他們傳福音，他們也將福音傳到其他的部落。他們傳福音的最大的特色，就是透過詩歌來傳福音，就是那首「趕緊悔改」的詩歌。歌詞是這樣寫著：nhari priyuh，nhari Priyuh，Inglungan ta kana ni，daleyh jiyax tama ta，daleyh jiyax tama ta，daleyh jiyax tama ta，nhari priyuh（趕緊悔改，趕緊悔改，我們的心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我們將要歸天家，趕緊悔改）。」他們也有宣揚福音的信息。Tongan 與 Sipaw 部落的人，想要在 Streyngan 部落興建一座教會，就是現在警察局的所在。我看見他們興建木造房屋，上面用茅草將整個房屋覆蓋。我沒有參與他們的聚會，我有時只是前往湊熱鬧而已。之後，我們有的遷移到南山溪，有的遷移到天主堂。當 Walis Neyyung 來叫我一直參與聚會，他才是真正地到過神學院讀書的人，他非常認真地進行探訪的工作。當時我已經是十九歲，我很認真的跟著他傳福音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的心逐漸地相信基督。

## 第二節物資為名所帶來的宣教效應

從 Pihug Tadau 以下的口述史料所透露的訊息，可以發現 Tkdaya 部落信仰基督宗教的特色之一，就是呈現宗教信仰充滿流動性。除了看見傳道人因為教會薪資少的問題而出走，初代教會另一個出走的原因，就是天主教以物質為名所帶來的宣教效應。天主教一九五三年傳入眉溪部落，一九五四年設立眉溪山地聖母堂，是台灣中部第一個原住民教堂。天主教雖然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晚三年進入部落，但是以救濟物資為媒介吸納信徒的方式，讓很多原來是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改信天主教，直到現在眉溪基督長老教會維持十幾戶信徒為班底。從此，可以稍微推論出初代信仰某個教派的理由，可能並非完全是出於對教派本身的信

仰意識與忠誠的心理。根據《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一書指出，加拿大籍的賈振東神父一九五三年到埔里之後，聽說山區還有很多部落，而且物資非常缺乏又貧窮，因此便開吉普車往部落發救濟品，進而和部落的人成為朋友。就這樣「Dame doreq（黃眼睛）來送東西」的消息，傳遍整個 Tongan 與 Sipaw 部落。剛開始賈振東神父請當地村長幫忙召集部落人民，依照每戶人數將救濟品發放給他們，當時部落中的人大部份的人都信了天主教，但是當賈神父來發救濟品的時候，附帶的條件就是要求改信天主教。<sup>40</sup> 賈神父對眉溪部落的傳教工作，以美援物資為媒介，<sup>41</sup>來接觸，吸納部落人民，使得賈神父在短短兩年的時間，將福音傳遍南投廣大的山地部落。天主教父對於被批評「米飯教友」所作回應是：救濟物資的發放，一來是因為部落很窮，人民有實質的需要，但是教會不是救濟單位，而是以傳福音為使命。救濟物資的發放是一個機會，一個吸引百姓的媒介，不久後，賈神父持續以發放救濟品，一面開始傳福音。<sup>42</sup>眉溪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，除了看見天主教以物資為名所帶來的宣教效應，另外一個現象就是鄰近的平埔族也來參與他們的聚會。

自從我們遷移到南山溪之後，不久，Walis 就離開了傳福音的工作，離開的原因，認為他從上面得到的薪資很少，他說：「Pihug，將傳福音的責任交給你，應該是很好的作法。」他後來傳入聖靈教會工作。我從事部落傳福音的工作，也有鄰近的漢人前來參與聚會，他們是來自楓樹林的漢人，我們跟他們在一起聚會。我跟 Ukan Robo 擔任教會執事，Walis Bawah 與 Peylin Teymu 則擔任長老，他們都已經過世。因為原來的教會被颱風吹毀，我們用磚塊重建教會，有外國人曾經協助建堂的工程。天主教傳入部落之後，不少人轉入天主教，有些人也想要拉我加入天主教。天主教的宣教模式，是以救濟品吸引部落人民入教。他們所發放的救濟品有麵粉與衣服。儘管他們在發放救濟品，我依然不為之所動。但是很多人為了救濟品而離開長老教會，長老教會只剩下十戶人家。我們當時跟漢人在一起聚會，而且我們也沒有傳道人。

### 第三節基督教派間無法跨越的界線

基督教不同教派間的對立與互不往來的關係，一直以來都是關心部落發展的人的話題，認為基督教教派林立的局面，割裂了部落人民之間的關係，使他們失去凝聚力。Pihug Tadaw 正中下懷地指出天主教以物資為名所產生的後果，那就是沒有救濟品就停止聚會。這樣的看法無論是出於偏見或者是事實呈現，至少

---

<sup>40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－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，44。

<sup>41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－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，43。

<sup>42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－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，44。

具體而微地說明 Tkdaya 部落大部分天主教徒，他們很多都是名義上的基督徒，卻很少參與教會的聚會，誠如，簡鴻模的說法：「就眉溪部落信仰人口數而言，天主教是主流，部落中大部份的家族都曾受洗歸入天主教，即使許多信徒不再進堂參加彌撒，但是在主觀上仍認同自己是天主教徒，家人過世還是會請神父主持殯葬彌撒，教友們還是去幫忙祈禱。<sup>43</sup>」另外，初代教會的信徒喜歡用聖經人物的名字取代原來族名，這種改名換姓的權力，讓基督教背上殖民文化的罪名，加速傳統文化衰微的元兇之一。Pihug Tadaw 以長老教會囑託傳道自居，提出他對天主教會部落發展的看法，以及他們的一些信仰傳統。其實，基督教派之間的對立的主因，並不是來自不同信仰傳統，而是來自她們在宣稱自己是正統的教會的同時，否定其他教派存在的價值。從 Pihug Tadaw 在夢中所見的異象，似乎在暗示他後來所選擇的基督長老教會是光明之路，間接暗示天主教是黑暗之路。基督教派之間的不同信仰傳統、教派偏見，以及福音與文化的衝突，從起初到現在，始終成為基督教在原住民部落發展無法跨越的界線，後來又加上政治力量的干預與操弄，更加深了部落人民之間的分化與矛盾，這樣的現象若是持續下去，只能加速基督教走向衰微之路。

我傳道生涯總計有三十年的時間，他們並沒有將它正式地被紀錄下來，他們不是很看重我囑託傳道的身份，當然也沒有甚麼退休金，不過這也無所謂，上帝知道所做的工。天主教的信徒他們所重視的是上面救濟品，一旦沒有救濟品就會停止聚會。還有當他們入會之後教會都會賦與他們新的名字。Obin 曾經一度地極力拉我轉入天主堂，直到我的名字換成保羅，後來離開的原因根本就是當初沒有這個意思。我們有了過犯，必須透過神父告解的儀式，才可以得到赦免。每個禮拜也要舉行一次聖餐，在領餐過程得到赦免的意思。他們將神父當作上帝。他們還有舉行馬利亞崇拜，甚至為她造像。他們在舉行洗禮的時候，連聖像與桌子都要舉行撒水禮。如果當初我留在天主教，其實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合。有一天，我有夢到自己前往天主堂，神父好像在執行火刑的工作。我在第三層看見這樣的情景，於是飛快地從教堂逃出，有人緊追在後，我向著南山溪的峽谷方向逃亡，迎面而來看見的景象，一邊是黑暗，一邊則是光明，很多不知名的軍兵在那裡等候。飛過那個界線之後，緊追在後的人無功而返。我很怕被帶走，就避難到南山溪的教會。夢醒之後，我就再也沒有參與天主教的聚會，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在當長老教會的囑託傳道之前。

#### 第四節遊走在不同宗派間尋找療效

Obin Nawi 在以下這段冗長的口述中，敘述她的母親經由 Kumu Losin 傳教而歸主之後，從傳統巫醫（Sediq smapoh）的行為，轉變成為基督教的祈禱儀

---

<sup>43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眉溪部落生命史》（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Baiqe ），55。

式。賽德克族傳統祭儀的行為，一般而言，男性主祭農業生產的儀式，女性主祭治療疾病的儀式。這個可以從她的子女面對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，向她求助舉行傳統治療的儀式，竟然，請他們以祈禱的方式取代之，但是後來他們在輾轉經過鄰近 Kaxabu（平埔族）的巫醫診斷之後，建議以改名換姓或是讓人收養方式改變孩子的命運，她的母親得知這個消息之後，擺盪在傳統與基督教信仰之間掙扎地結果，就是帶著疑慮和難過的心情，勉為其難地再次重拾傳統治療的儀式。在此，筆者發現當時部落一個有趣的宗教現象，她的母親在成為基督徒之後，其實並沒有完全放棄她原來的傳統宗教，只是在不同的宗教對遇之後，宗教外顯的療效（靈驗）與否似乎成為他們關心的焦點。當女巫醫的兒女們試圖遊走在不同宗教尋找療效之際，她自己在傳統宗教→基督教→傳統宗教徘徊存疑過程，顯示她的轉化並不是完全脫離傳統宗教的概念，而是兩者在相融過程彼此有著提升與糾正的力量，讓新的宗教展現新的風貌。女巫醫除了意識到傳統宗教的有限性，像她所言的它是欺騙的行為，或是帶著一些魔性的力量，同時進一步地指出以禱告的心求助上帝，是因為祂是創造生命的上帝，進而間接說明人類社會不同的宗教儀式，不能完全掌管人類的生命，只有宗教儀式行為所指稱的神觀才是核心的價值，從她所說的：「我們無法掌管孩子的生命，因為並不是人創造我們的生命，是來自上帝，如果編織的神靈帶走人的生命，就會帶走。」從前述傳統式微與新教的契機的論述中，<sup>44</sup>賽德克族傳統宗教從模糊不清的神觀 Utux，在遇上基督教之後，它們彼此之間相互涵化<sup>45</sup>或是交融的過程，更加凸顯賽德克族傳統宗教信仰的內涵，<sup>46</sup>這個可以從賽德克傳統宗教幾個神名，Utux tmninun（編織的神靈）、Bihul（祖靈）。Hakaw Utux（神靈之橋），Puniq Utux（靈火），Qrapan（Sdoyun）Utux（被靈抓住或附著）概念，<sup>47</sup>在轉化成為基督徒之後，仍然沿用傳統宗教的神名 Utux，Utux baraw（超越的上帝），Utux tmninun（編織的神靈）等現象看出端倪。另外，「編織神靈（Utux tmninun）」的概念，在賽德克族語意上指涉上帝編織的工程，轉化基督徒所說的創造工程，兩者之間所指涉的意旨有異曲同工之妙！在井上伊之助《上帝在編織》的著作中，指稱泰雅族的上帝是：「編織真實的宇宙與人生的。<sup>48</sup>」或是布興大立解讀下的「Mrhaw Utux 是宇宙萬物和人類世界之編織的創造者，也是編織之主，祂編織了泰雅的生命，也編織了其他族群生命。<sup>49</sup>」在在說明將基督教當作是基督教式微的元凶，或者基督教已經取代傳統宗教，是一種比較偏頗的說詞而已！更確切的說法，不同宗教在對話過程，不必然是完全對立的，宗教本質總

---

<sup>44</sup>參閱本文，〈第二章 Waya 制度的衰微與新教的契機〉，3-7。

<sup>45</sup>涵化的意思是指當外來宗教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文化，使之產生一種深度的文化疏離或割然。……涵化是個文化變遷的過程，在過程中因兩文化的鄉接觸而導致一個文化，接受另一個文化的元素。參閱簡鴻模等著，《當達悟遇上基督》（台北：永望，2004），150。

<sup>46</sup>台灣神學院，《祭祖/祖靈與基督教信仰》（台北：台灣神學院，2003），137-144。

<sup>47</sup>Kumu Tapas（姑目·荅芭絲）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443-455。

<sup>48</sup>井上伊之助，《上帝在編織》（台北：人光出版社，1977），151。

<sup>49</sup>台灣神學院，《祭祖/祖靈與基督教信仰》，140-141。

有一些相合的元素，讓不同宗教產生一拍即合的現象，在不同的歷史時空碰撞的時候，發展成與原來宗教截然不同的信仰景觀。

基督教傳入西賽德克部落的過程，先後來自埔里地區的漢人或是平埔族，以及來自東賽德克部落的基督徒同工，尤其是 Kumu Losin 的傳教工作，最令 Tkdaya 部落信徒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或許是因為現在仍然在耆老們當中廣為傳唱，她在傳福音過程經常吟唱的「趕緊悔改」那首短歌，所以 Kumu Losin 被稱為「悔改的 Kumu」，當她以禱告的心勸人悔改歸主，上帝同在的力量讓她經歷許多戲劇性改變，不是征服人心歸改信主，就是病人得醫治的奇蹟。雖然為了主的緣故，遭遇過許多迫害或是羞辱她的事情，但是她對上帝信心絕不動搖。我的父親 Awi Peylin。我的母親則熱心的參與教會的聚會。有一次，我的孩子生病了，我的母親就對我說：「請為這個孩子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。」我的母親則對我說：「Obin，你直接靠著禱告尋求上帝的醫治，因為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雖然有時會讓人得到痊癒，但是有時則不會靈驗。」我的 Skbayan 就對我說：「我們去找 Batu 好了。」我對他說：「我們去找他作甚麼？我們可是沒有甚麼錢。」我的哥哥準備一大袋糯小米，打算前往 Batu 那裡尋求醫治。我們搭乘拖車前往 Batu 的部落找他，他住在我們部落下一站的楓樹林部落，他是一個平埔族 (Kaxabu) 的人。我跟 Skbayang 抵達他家時候，直接將一大袋的米送到他的跟前。他將米糧倒滿了杯子，有三粒稻米粒溢出杯子的外面，這是 Kaxabu 的巫醫說的話：「看！」溢出外面的兩顆稻米粒直立起來，有一個立的直直的，有一粒則是在低頭的模樣。他會說賽德克語，我們和他們以前就可以溝通。他對我說：「這個孩子不喜歡你，對於將孩子送給人養這件事情，你的意下如何？如果沒有將她送給人，妳最好是能夠改變她的名字。」我後來並不相信他的話，當然也就沒有更換我孩子的名字，更沒有參與天主教的聚會，因為我要照顧身邊的三個孩子。他說：「這個孩子拿去給醫生看沒有用，他是不會得到痊癒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送給人養。」我的心裡想：「誰要將自己的孩子送給人呢？」我當時三心二意，無所適從。我回到部落找我的母親，將 Batu 所說：「這個孩子不能適應你，你必須要將他送給人。」告訴我的母親，我的母親很不情願地重拾她行祭的工具，她以前也是一位個擅長治病的女巫醫。看到我母親的臉色陰鬱的模樣，她的心裡顯然十分難過，因為他已經成為基督徒。她對我說：「我們無法掌管孩子的生命，如果編織的神靈帶他走，就讓他走吧！」

Obin Nwai 以下的敘述雖然有些繁複，這是部落耆老說話的特色之一，有一些話在不同的段落中一再提起，有些是採取跳躍式，說一些跟主題內容風牛馬不相及的事情，筆者沒有刻意將它刪除，主要是保留耆老們原來的敘述方式。就內容而言，口述者主要的內容放在她何以從母親習得傳統治療疾病的儀式，以及母親成為基督徒之後，請她改用基督教禱告的儀式。其實，全文再次重現她的母親，在成為基督徒之前，她是如何為病患治病。他們從傳統注重獻祭改為基督教禱告的行為，有些耆老們指出當時部落普遍貧窮的原因，不能否認，Kumu Losin 為部落人民禱告的行為，的確讓很多人的病得到醫治，所以當類似的奇蹟在部落裡走告，而且是不用像傳統宗教在進行傳統治療疾病的儀式，不僅要準備獻祭牲，還要準備相當物品酬報給巫醫，這些對處於貧窮狀態的人民而言，一旦負擔不起，宗教儀式行為自然形成一種壓力。Kumu Losin 不計代價，而單純地為人禱告的行為吸引很多部落人民的好奇心，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邀約 Lumu Losin 走訪，以禱告的方式為他們治病。所以，Kumu Losin 在傳道過程，很多部落信徒都尊奉為她為「悔改或是禱告的 Kumu」，正說明她傳福音的特色之一，或應該說是她具有這種特殊的恩賜，確實在那個時代開創宣教奇蹟。

我的母親原本是一個行祭的人，最初我的母親參與長老教會的聚會，她以前曾經很熱心地接待 Kumu Losin，Kumu Losin 行經我們部落的時候，就是在我的母親家睡覺，我的母親叫做 Lawa Neyyung。我的母親以前非常熱心，是她們煮飯給 Kumu Losin 吃。我們以前都是吃蕃薯與小米。因為他經常聽 Kumu Losin 所宣揚福音，Kumu Losin 以短講與禱告的方式，讓我的母親逐漸地放棄傳統行巫醫的習慣，她說：「我們應該放棄傳統巫醫的習慣，因為我們已經相信上帝。」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徹底放棄傳統巫醫的習慣，直到她去世為止。有一段時間我勤於參與天主教的聚會，有一次則對她說：「母親，妳要不要為我的孩子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？」我的母親則對我說：「不要在這樣，Obin，直接禱告好了，因為是主上帝創造了我們的生命，舉行傳統巫醫有時候可能是出於惡靈。」我也學過傳統巫醫的工作，那是我的母親傳授給我的技能。



她當初傳授給我的原因，主要是為了我的孩子們，有一天當他們遭受疾病侵襲的時候，我自己可以為他們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那樣就不必再準備祭物，為他們找巫醫來治療他們的疾病。我的母親以前經常跟 Kumu Losin 在一起，她一定是將 kumu Losin 的話牢牢記在心理，何況他自己也是一個曾經行祭的巫醫。從前都會有人來找我的母親，我的母親總會為他們舉行民俗療法，他們說：「這個孩子到底怎麼樣？經常生病呢。」她在進行治病過程，說：「這個孩子是生是死？」如果祭祀的結果不靈驗，行祭的工具 ( bunul ) 將不會附著在她的手指頭上。舉行共食祭法賠祭犧牲的儀式，主要是為了阻止疾病再次侵襲的意思，賽德克語將它說成 muda pstul ( 切斷的意思 )。如果病得很嚴重，有的人就會用雞當祭物舉行共食祭法。我的 Skpidu 以前也有遇到這種事情，他有一個女孩生病了，她的名字叫做 Lawa，我的母親在為她治病的時候，她宰了一隻雞，然後約定俗成地從雞的一些部位取出少許的肉，分配包在六個蕃薯葉裡頭，然後要將它們個別送走。我記得他當時對我說：「Obin，你要將這一包送到將往 Prngawan 部落路上，妳要將它們放在那裡，不要再帶回來。」我們要將祭物送給不同 Gaya 的部落。他又將一包給我說：「妳將這一包送到 Pulan 部落，這些妳將要送走的祭物不要再帶回來，妳就將它放在那裡。」他又拿另外一包說：「妳把它送到 Toda 部落，妳就把它放在那裡，不要再把它帶回來。」他又拿一包說：「這包妳把

它送到 Truku 部落，當妳把它送到那裡，不要再將它們帶回來。」他又拿一包說：「妳這包送到清流部落，妳也把一包送到眉原部落，妳把它們放在那裡。」這些都是祭祀的話語而已，並沒有真正的送到他所指示的部落，只是作出象徵性的儀式。後來我的母親將那幾包祭物，用芋頭葉將它們全部包在一起，就這樣將它們全部丟置在外面。她說：「這是 Pstul 的儀式，就是切斷病魔纏擾的意思。」大約過了四或五天，那個孩子就過世。就是那個透過 Pngstul 儀式，用雞作為祭物祭祀過孩子。

眉溪部落附近有平埔族的部落，賽德克部落也有 Batu 這個姓名，其實，早期在山區部落從事交易買賣的平埔族，會說賽德克族的語言，所以他們溝通上是沒有問題。這段除了重述一些先前的經驗，進一步發現當時家庭的信仰狀況，開始呈現教派林立的雛形：平埔族、基督教、賽德克族宗教、天主教，同時已經開始用基督教的信仰概念，來解釋自己的夢境。當然，他們在敘述的時候，充滿了宗教的本位主義，他們當中各自用自己的方法，想要試圖改變家人的宗教信仰，其實，直到現在，Obin Nawi 的家族已經越來越呈現，一個原住民家族成員同時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，表面上基本上還是相安無事，只要話題不要涉及到宗教，不過令人隱憂的是部落有時因為基督教合一，但同時有時也可以為基督教而支離破碎，加上政治力介入，讓它們之間的關係更形複雜和分裂，這種現象是部落整合的一大隱憂！

當我去跟著 Skbayan 去找平埔族的巫師的時候，我的母親已經相信基督，她跟我說：「直接用禱告就好了。」我不懂得甚麼叫做禱告。只有 Skbayey 對我說：「我們來去好了。」我就說：「我們就來準備一些用來酬謝巫醫的糯小米。」回來之後，我就來要求我的母親，為我的女兒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。我看得出來她的心裡很難過，她非常地勉強拿

起她行祭的工具，她將行祭的工具藏起來。我的母親開始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行祭過程的工具並沒有附著在她的手指頭上，她可能為了 Batu 所說的：「這個孩子不能適應妳」這句話而難過，他就很勉強地拿起她行祭的工具。他低著頭難過地說：「用行祭的祭品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似乎是一種欺騙人的行為，因為並不是人創造我們的生命，是來自上帝，如果編織的神靈帶走人的生命，就會帶走。」我的母親安慰我說：「就連孩子的生命也不是我們創造的，編織神靈要取走孩子的生命，就會將他們帶走，我們懷孕生子，祂會從孩子之中揀選一些孩子並且將他們帶走。」她的意思就是說；「有些孩子會活，有些孩子會死。」她說：「她會從懷孕的婦女當中揀選 ( Mbabaw 或 mgaaw ) 一些孩子並且將他們帶走，編織神靈要取走人的生命，就會帶走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」我就來到 Tongan 部落，到了隔日又前往母親那裡，她根本沒有舉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他則對我說：「Obin，我們一起來禱告好嗎？」從此我的母親只有靠著禱告，不再行治療疾病的儀式。她說：「如果 Kumu Losin 還在這裡，我們可以讓她為孩子禱告。」我的母親只有禱告，我的孩子生病期間，我都住在他的家，都沒有看見她行治療疾病的儀式。她說：「行祭的工具只是一根草莖，我們無法把握它是否帶來功效？」就是到老我的母親不曾再行治療疾病的儀式。後來她是為了救濟品轉入天主教，因為長老教會最初的宣教模式，並不是以救濟品來作為傳福音

的工具。天主教帶著麵粉、奶粉、麥，以及衣服等發放給部落的人民。

我們以前很少有衣服。眉溪部落最初都是長老教會的會友，後來大部分都被天主教的救濟品帶走，就是那些最初熱心事主的人。我的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長老教會。不過，他即便是轉入天主教，她的信仰態度還是像在長老教會一樣地熱心事主，成為一個很好的天主教徒。我的父親心裡就非常剛硬，每次我的母親從禮拜堂回來，他把門鎖起來不讓她進去家裡。他對家人說：「不要將門打開，每次都像小女孩般地走來走去。」我的母親則對他說：「不要將我鎖在外面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們不會一起離開人間。」我的父親因此經常遷怒於我。他對我說：

『Obin，我們怎麼辦？我們已經無路可走，沿路上都撒滿了酒。』我對他說：「父親，至高的上帝已經找到你了，當你身體健壯的時候你沒有進入教會，你現在應該改變心意，我們一起來禱告好嗎？」我為他禱告的時候，當我說阿們，他也跟著我說阿們。隔日，我的母親對我說：

「Obin，我在夢中看見你的父親跟著我，你的父親走大路，而我走小路，當我繼續前往的時候，又遇見很多岔路，我又選擇走小路，在那裡看見年老髮白的老人。對我說『不要走小路，而是走大路。』當我轉向大路遇見懸崖，無路可走，我就往回走。」我小時候跟著我的母親參加天主教的聚會，嫁給 Pihug 之後，我的母親對我說：「你跟著你的丈夫參與同一間教會的聚會，一個家同時參與兩個教會是不好的。」直到我的

lyung 出生之後，我就跟著我的丈夫參與長老教會的聚會。

#### 第五節臨終關顧喚不回父親的心

基督教在眉溪部落傳教初期，有些部落人民至終還是沒有歸信基督。在 Obin Nawi 在口述中敘述父親離世之前，他曾經試圖在父親臨終前接受基督教的福音。她以不信主的人，死後必遭遇審判的觀念，鼓勵他的父親相信基督，結果，徒勞無功！歸根就底，傳統信仰 Utux 和 Waya 的觀念深植人心。<sup>50</sup>當時雖然部落很多人集體歸信基督徒，但是不可忽略的是，當時還有一些耆老自始至終還是篤信 Utux 為核心的傳統宗教信仰，對其他宗教抱持戒慎恐懼的心理，這些人可能都是基督教傳道初期，一些部落耆老們的信仰狀況。從她的父親臨時之前要求殺豬行陪祭犧牲<sup>51</sup>的儀式，可以得到一個例證。

我的父親始終都沒有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，臨終之前，他仍然沒有信主歸入教會，他將要被推下黑暗的深淵遭受火刑的審判。他說他死了之後，絕對不要跟著父親的在一起，因為他的父親不好，曾經虐待他。我跟說：「你在世上是一個沒有相信主的人，你也沒有參加教會的聚會，因此祂讓你看見無路可走，受火刑的考驗，狂叫地被硫磺燙死，你最好還是相

---

<sup>50</sup>賽德克部落相信人死了之後，是成風的靈消失 (mrdan) 在人間，因此，對他們而言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，而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，因為成風的靈是編織神靈接走，旅向一條跨越神靈之橋的靈魂歸宿。賽德克部落運用編織此一標記，無論是透過織品，文面，以及自然現象的神靈之橋（彩虹），都在透露他們此生為人 (Sediq)，最終還是要回到跨越神靈之橋彼端，編織神靈為他們預備的靈魂歸宿。因此，賽德克部落的族人面對有人死亡的消息，他們部落全體為了紀念死去的人，他們一定會卸下一切的工作，全部聚集在部落裡為死去的人哀悼數日。他們不是很看重死人的墓地，因為他們知道成風的靈以另一種生命的形式，繼續旅向神靈之橋彼端的靈魂歸宿。Kumu Tapas (姑目·荅芭絲)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296。

<sup>51</sup>賽德克部落傳統部落社會的生活型態，基本上他們是以一個儀式群體為單位，可以說是一個共祭，共食，共作，共負罪責的社會文化。賽德克部落社會文化以 Gaya 為核心，透過儀式群體力行 Gaya 在社會倫理不同層面，作為凝聚儀式群體的力量，維繫部落社會制約的功能。對於部落社會解決紛爭的途徑，同樣也是透過儀式群體，賦與部落社會倫理不同層面的傳統祭法，換句話說，一旦有人觸犯社會倫理禁忌的原則，像似人倫關係層面發生問題的時候，儀式群體憑著共負罪責的社會心理，深怕觸犯傳統祭法的行為帶來部落全體災難，儀式群體透過共食祭法賠祭犧牲的儀式，共同來消解解厄與修復人際之間的關係。不同儀式行為當中的共食祭法，儀式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生命的共同體，除了共勞互助和分享友愛的功能，還有就是共負罪責過程建立一個和解的途徑，共同維繫整個部落社會穩定的力量。Kumu Tapas (姑目·荅芭絲)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286。

信耶穌基督，你在教會裡面所聽到的真理，一定要好好地放在心裡。」他說：「好的。」於是我就請我的兄弟姊妹一起為他禱告。過了兩天之後，我的父親就過世。他死的時候正好是星期日早上七點整。臨死之前我還為他洗澡，然後我就參加教會的聚會。回來的時候，他叫我不可以隨便跑出去，並且暗示他的時間不多了。我沒有再去教會參與聚會，我留在父親的身旁陪伴他。他希望我們能夠好好地互道別離。他逐漸地無法進食，我們一家人全部守候在他身旁，我的母親不停地流著眼淚，我就跟著她說：「不要哭泣，你的年紀老了，你必須堅強活下去，無論誰？有一天都將會離開世界，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上帝。」當時我的 Cimi 殺了一頭小豬，我的父親對我說：「你去拿一點給我吃，Obin。」他來不及吃就斷氣了。其實，老人吃的不多，只要給他們吃一或是喝一點湯，老人就會心滿意足。他臨死之前，我們在他身邊三天不斷地安慰他，使他帶著喜樂的心情離世。他臨死之前，對我伸出手來叮嚀我和妹妹不要離開他的身邊，並且不要請我的兄弟過來，可能是平常的時候，他們喜歡惹我的父親生氣。尤其是當他在生病期間，經常說笑並愚弄我的父親說：「我們要好好地為你安葬的話語。」我就對我的父親說：「父親，請你不要擔心，你還有女婿在這裡，他會用你房屋的木板作棺木，好好地為你安置，我也會為你蓋上我自己親手作的布匹，那些兄弟是在開玩笑，你千萬不要放在心裡。」這句話，讓他感到十

分欣慰。我的父親到死都沒有歸信基督教。<sup>52</sup>

### 第三章中原部落與基督教的對遇

中原部落因為日本人要興建萬大發電廠，被迫離開巴蘭山區而遷移到北港溪上游的峭壁之間，腹地狹小，土地貧瘠，他們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原居地，慄悍聞名的 Tkdaya 部落的族人，很多人起初因為拒絕被監禁在埔里，後來又不得不離開放棄祖先的土地，來到異鄉重建家園。以巴蘭部落為班底的中原部落，他們在日本人的規劃下分為五班，沿著斜坡一層一列的家屋，形成井然有序的村容。他們遷村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結束，依住屋分佈的統計五班分別為：第一班稱為 Alang Hunac (十五戶)，第二班為 Alang Ceceka (三十一戶)，第三班為 Alang Lucaw (三十四戶)，第四班為 Alang Qacoq，第五班為 Alang Tkanan (兩個部落合起來為四十四戶)，總計一四七戶。

中原部落海拔較低，地狹人稠，耕地有限，又遠離傳統獵場，移居之初，因水土不服，瘧疾肆虐，造成人口銳減。日本戰敗後，該地出現移民的現象，他們有些移居到眉溪部落的親戚家，舒緩了中原部落的人口與耕地。一九五〇年中原部落第二次出現移民的現象，是移居到離清流部落不遠處到梅子林（來自第二、三班的人），形成互助村的門戶，橋那頭就是國姓鄉，漢人所居住的聚落。一九六〇年代，中原部落再次因為水災與土石流遷村，例如，八七水災讓山中沖刷而下土石流重創中原部落，第三、四班的房舍與農田損失慘重，生命財產瞬間殘缺與凋零。後來他們尋覓新地重建家園，就在眉原路旁左側的田地，先是一個家族移居該地，由於地處平坦而陸續有來自其他班的人跟進，形成一至五班混居的新部落，取代中原部落而稱為「新村」，該村是中原部落人口最多的聚落。第四班從 Paran 到中原部落，幾經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天災人禍，打散了部落和人民，八七水災後，他們移到互助國小的山坡地上居住，或是中原新村外圍地區。殖民政權、天災人禍、基督教讓以家族為核心的部落型態，不斷地在離散中流變中形塑新的宗教與文化的認同。<sup>53</sup>

中原部落以傳入的時間而論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先傳入，天主教次之，之後為安息日及聖靈教會，最後則真耶穌教會。若以教會力或信仰的凝聚力而論，長老教會的活動力較強，信仰人數在穩定中成長；天主教活動力曾經沈寂一段時間，九二一之後，略有起色，想力挽瀕；安息日會似乎已經呈現衰微的現象。<sup>54</sup>在以下的論述中，筆者以 Siyac Nabu (高德明) 的家族為主，他是中原部落第一位出身的傳道人。口述者是她的妹妹 Rubi Nabu，她在口述中敘述 Kumu Losin 在甚麼樣的情況下進入中原部落，她信主的經歷，信主之後的改變，基督徒生活中的信

<sup>52</sup>受訪人：Pihug Tadaw (男，74，Sediq-Tkdaya)、Obin Nawi (女，70，Sediq-Tkdaya)，翻譯：

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眉溪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3年3月20日。

<sup>53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中原部落生命史》(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Nakahara)，71-72。

<sup>54</sup>依婉·貝林等著，《中原部落生命史》(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Nakahara)，73。

仰見證，開拓教會的事工，以及透過將福音開展到清流部落，鼓勵哥哥 Siyac babu 信主並傳福音，所完成的信仰傳承的工作。<sup>55</sup>

### 第一節人的盡頭，上帝的開始

Rubi Nabu 在口述中敘述羅文福牧師等人，早期來到 Tkdaya 部落傳教的方式，以福佬語詩歌佈道以及自由的呼召人歸主，更重要的是她是在羅文福牧師受洗之下決志歸主。<sup>56</sup>並且說明 Kumu Losin 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，從眉溪部落輾轉到中原部落。其實，Iyung Nobin 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，他當時擔任中原部落的村長，因為妻子長年臥病在床得不到醫治，一聽見 Kumu Losin 在眉溪部落，為人禱告得醫治的訊息，就私自去邀請她的家為他的妻子治病。就在痛失愛子的情況下遇見 Kumu Losin。他敘述 Kumu Losin 以簡單的行囊傳福音，有些人看見她不停地禱告為人禱告的行為，就認為是她是鬼的化身。無論如何，Rubi Nabu 與 Kumu Losin 奇妙的相遇，不僅安慰了 Rubi Nabu 的心，同時在信仰與服事上為她開啟新的旅程。

我是 Rubi ku Nabu，我的父親是 Abu Ibuy，我的母親叫 Labay Watan。母現在已經六十六歲。我出生在巴蘭高地，中原部落是我生長的地方。民國四十二年的時候，正值十七歲。最先來到中原部落傳福音是來自埔里的羅文福牧師，當時中原部落還沒有設立教會，他們以詩歌佈道的方式唱出台語詩歌：「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。」可惜的是他們的詩歌無法進到腦海裡，部落的人民也並沒有召集起來。有些人有前往參加他們的詩歌見證會，因為唱的是台語詩歌而使人無法聽懂他們意思。雖然他們說話有時夾雜日語，但是因為他們不是正式的聚會，採取自由

---

<sup>55</sup> 受訪人：Rubi Nabu（女，66，Sediq-Tkday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3年7月13日。

<sup>56</sup> 1946年12月4日羅文福牧師帶領聖歌隊到中原教會舉行音樂佈道，當地的警員和阮韞玉校長都參與侍奉，羅文福負師教原住民唱日語的「耶穌愛我，我知道」。1947年7月山地指導員陳瓊瑤牧師和長老教會台中中會傳道，常常到霧社山區佈道，台中中會議決每年七月第二主日為山地傳道奉獻紀念主日，這就是羅文福牧師於1947年間所帶領的烏牛欄山地佈道團。參閱蔡三雄主編，《偏遠地區醫療宣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（2004）》（南投：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，2005），78-79。



的方式呼召人信主。十七歲的時候，羅文福牧師為我受洗歸入基督。他們偶而來到我們的部落傳福音，有時來了一個晚上就回到埔里。

我被迫嫁給我丈夫的時候年約十六歲，我們以前的婚姻都是父母作主，我的父母喜歡我的丈夫，即使我們 Toda 跟部落有歷史恩怨，還是執意把我許配給他。結婚之後大約四個月住在春陽部落，因為無法適應山區的生活，每日向著埔里方向想念我的部落，跟我丈夫商量的結果決心回到娘家，他也隨即跟著我回到中原部落，回到那裡不久之後，春陽與眉溪等部落開始有福音傳入，我們部落有一個村長，他的名字叫做 Iyung Nobin，他是一個好人。當時我已經十七歲，Kumu Losin 已經五十三歲。Kumu Losin 來到中原部落的時候，我並不知道。我的孩子出生之後沒有多久便過世，入葬之後的第一個晚上無法入眠，我的腳不知不覺地走到 Iyung Nobin 的家，我當時並不知道 Kumu Losin 在他的家，冥冥之中好像有上帝在引導我。我們之間來自不同的部落，所以很少有來往關係。當我抵達 Iyung Nobin 的家，Iyung Nobin 坐在客廳裡頭，我喊著說：「Iyuing！(其實我們不是很熟悉)沒有人告訴我 Kumu Losin 在那裡，現在回想起來感到很驚訝！我去問 Iyung Nobin 說：「Iyung？」他回答我說：「你怎麼會走到這裡呢？」我就問他說：「有來自花蓮的人在這裡嗎？」他便說：「你找她甚麼事情？」我說：「我想要帶他去我的家。」我當時並不知道帶她回家的目的地，好像在串門子的樣子，我也不

知道後來我會歸信基督。Iyung Nobin 答應著說：「你帶她回家吧！」於是便詢問他：「她叫甚麼名字？」他說；「她的名字叫做 Kumu。」我看見 Kumu 在廚房那裡起火，Iyung Nobin 則躺在床上。我就對 kumu 說；「kumu，我們來去我的家吧！」他欣然接受。他的行李只有一個布巾，裡面包著幾件衣服而已，就這樣跟著我走到家。回到家之後，我們再次彼此介紹自己，這是一段令人懷念的記憶，因為我們之間的相遇非常奇妙。到了晚上將要入睡之前，因為當時我已經結婚，我就跟我的姊姊說；「Teymi，你跟 Kumu 睡在一起，好不好？」我的 Teymi 說；「不要，不要，她那裡有鬼。」我的姊姊心裡害怕，因為看見 kumu 不停地禱告。我的姊姊不同意，只好請我的丈夫移到別處睡覺，我就在那裡跟 kumu 一起睡覺。

## 第二節棄舊換新關鍵性的因素

中原部落是由 Qacoq、Tkanan，Paran 三社所匯聚的部落。是霧社事件之後該社所留下的餘民。當中的 Qacoq 部落以出巫醫著稱。從 Rubi Nabu 敘述中，他母親是一個巫醫，並且將巫術的技能傳授給她。這是一種福音與文化對遇的過程，據她的說法，一開始 Kumu Losin 已經察覺她在部落的身份，在 Kumu Losin 要求她將行祭的工具拿出來燒掉的時候，他毫不考慮地放棄依從她的指示，燒毀母親傳授給她的行祭的工具。她將這種背棄傳統技能瞬間皈依基督教的原因，歸於上帝擄獲她的心。而母親對她瞬間改變的態度，並沒有表現出不悅的情緒，在上帝奇妙的帶領下也一起跟著皈依基督教。

一覺醒來之後，Kumu 就對我說；「妳是行祭的人嗎？」我並沒有感到訝異她為甚麼知道我是一個行祭的人，就毫無顧忌地回答她說：「是的，Kumu，我是一個行祭的人。」說真的，行祭的技能是我的母親傳

授給我的。我是一個很聽父母話的人，我的母親對我和姊姊說：「你們一定要學會行祭，萬一將來你們的孩子繁多，沒有獻祭的祭物舉行共匙祭法行賠祭犧牲的儀式。」她以為將來沒有醫生治療我們的疾病。剛開學習行祭的時候，因為始終學不會而被我的姊姊取笑，後來逐漸學會了之後，有一次剛好碰到我的父親生病，他的頭疼痛不已！我在想可能是受到驚嚇吧！一般而言，受到驚嚇是痊癒的徵兆。他們給我一把刀，一根火把，以及一根荊棘，然後用母親傳授給我的咒語行治療疾病的儀式，結果，真的讓我的父親得到痊癒。因為隔日我的父親對我說：「我已經痊癒了，Rubi。」緊接著我的母親對我說：「Rubi，你已經學會了行祭的技能，一定要為我行共食祭法陪記犧牲的儀式。」我不解地對我的母親說：「都是自家人，為甚麼還要行賠祭犧牲的儀式呢？更何況糯小米也是母親的食物。」據說一個學會行祭的人，一定要為那些教授行祭技能的人，舉行共食祭法賠祭犧牲的儀式，無論是透過煮糯米飯或是殺雞的行為，除了表示感謝之意，同時更表示已經學會行祭的技能。學會行祭的祭能之後，我的母親給我一個袋子，我現在在想為甚麼會這樣呢？你知道袋子裡頭裝了甚麼東西嗎？是從人的手指頭剪下的指甲。

Kumu 在我家第一次過夜之後的清晨，他對我說：「你是一個行祭的人嗎？」我回答她說：「我是一個行祭的人。」我誠實以答的說：「是的，我是一個行祭的人。」我不知道她怎麼會知道。她接著對我說：「你去

將行祭的工具拿出來，我們一起把它給燒了。」我已經忘記了這是母親傳授給我的技能，曾經為她舉行共食祭法陪祭犧牲的儀式，應該好好地珍惜母親所傳授的行祭技能，直接答應 Kumu 的要求，我不知道我怎麼會有這樣的行為，可能是上帝將要擄獲我的心，我毫不猶疑地將行祭的工具拿出來，Kumu 已經在廚房起火，面對熊熊烈火，我們一起禱告之後，隨即一起將行祭的工具給燒了。我沒有經過母親的同意，我的母親也沒有因此而生氣，因為我們都已經相信上帝。雖然我還沒有真正地相信上帝，但是我的心不會感到害怕，就是單純地相信 Kumu 的話，沒有人可以阻止我的行動。

### 第三節上帝將人加倍地賞賜給我們

Rubi Nabu 單純地相信 Kumu Losin 所言，並且跟著她埃家埃戶的傳福音。在口述中她敘述 Kumu Losin 是在甚麼情況下來到中原部落，並進一步說明從花蓮遠渡重山走到這裡，最重要的目的「拯救人的靈魂，指示人走上生命的道路。」一位年邁婦女抱著單純的信心，以禱告與讚美的方式傳福音，結果，讓她經歷意想不到收穫，那就是上帝將人加倍地賞賜給他們。使他們從以家庭聚會為導向，發展到以教會為中心的宣教模式。即他們同心合一地在中原聚落設立教會。

到了傍晚的時候，Kumu 則對我說：「Rubi，我來到中原部落已經三個月，我被留在你們的村長的家裡，因為他的妻子生病，她把我從眉溪帶到這裡，為了為他的妻子禱告，好讓她的病得到痊癒。」他又對我說：「我從花蓮來到這裡的目的，主要是為了要拯救人的靈魂，你可以帶我進行探訪工作嗎？就算只有一位或是兩位都沒有關係，我

要指示他們生命的道路。」於是我就邀請左右鄰舍到我的家，第一天晚上，有我，我的母親，Away Pidu，Teymu Ciwang 等約四、五人，到了第二天增加到十幾人，可能是上帝賦與我們力量，使我們聚會的人數逐日增多，後來只好在我們的家門外舉行聚會。我們每天在那裡聚會，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甚麼叫做主日。上帝給我們力量，每天加倍地賞賜給我們聚會的人數。我們人數增多原因，主要是 kumu 喜歡為他們禱告，並且喜歡唱「雖然我們相信 ( ana ku tTama )」那首歌，沒有人攔阻她傳福音的工作，上帝給他力量讓很多人跟隨她。當聚會人數不斷地增多，我的父親就想著說：「我們應該興建一間禮拜堂。」到我家裡聚會的人大家一致同意要興建聚會所，以前的人很好，我們分工合作的展開興建的工作，我們一起建造中原部落的禮拜堂。lyung Nobin 後來沒有加入我們的聚會，他轉入成為天主教的信徒。

#### 第四節苦難是上帝拯救的契機

Rubi Nabu 在以下的口述中敘述 Kumu Losin 怎樣以中原教會為據點，然後帶著中原教會的同工，轉向 Gluban 部落傳福音的經過。這個部落是參與霧社事件六社的餘民。在很多人很好奇地迎接他們的同時，當地的村長拿著蕃刀，當眾吆喝帶著咒詛蠱惑人心，當他帶著氣憤蕃刀出鞘想要獵取 Kumu Losin 的頭，很奇妙地砍下的蕃刀，卻意外地停留在她的頸項上。當下很多人見狀而紛紛地逃離現場，而 Kumu Losin 毫無恐懼地不動生色地低著頭不停的禱告。Rubi Nabu 將這個事件視為上帝干預的奇蹟。事實上，那位曾經迫害上帝的使女的人，他的弟弟高友正成為該區首任的囑託傳道，成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。當 Rubi Nabu 向 Kumu Losin 示意趕緊逃離現場，Kumu Losin 說了一句感人至深的話：「上帝的日子已經到了，這是人相信耶穌的契機。」從此不難發現苦難是上帝拯救的契機。就像許多早期經歷迫害的基督徒，深刻地體認：「殉道者流的血，是福音的種子」這句話。

上帝將力量賞賜給 kumu，使得聚會的人數逐日增多。一年之後，大約民國四十三年左右，我當時已經十八歲，Kumu Losin 跟我商量之後就說：「Rubi，我們應該將到 Gluban 開展傳福音。」我們中原教會已經成長茁壯，也有很多年輕人參與聚會。我們跨河走到清流部落傳福音，我們傳福音的第一個據點是在派出所的下面，很多人紛紛前來帶著好奇的心來聽福音，我們也一起唱讚美的詩歌。後來，他們的村長出現在我們的眼前，我已經忘記他的姓名，就是高友正的哥哥。很多人不請自來前來聽生命的話語。我們從中原教會一行十幾個人跟著 Kumu 前往清流部落，我一刻不曾離開地隨著 kumu 的身旁，他們的村長帶著蕃刀出現在我們眼前，很多人看到這種情形受到驚嚇！村長大聲喊叫說：「你們幹麼前來咒詛我們的 Gluban 部落。」他隨即拉著蕃刀往 Kumu Losin 那裡砍頭的時候，Kumu Losin 留在那裡低著頭不斷地禱告，我在旁邊害怕不已！那把蕃刀竟然奇妙地停留在 Kumu 的頸項。這是一個奇妙的經驗，上帝從中干預阻止他砍下 Kumu 的頭，讓 Kumu 毫髮無傷。很多人見狀之後各自逃散到自己的家，那個村長也跟著走了。這真是上帝的力量，曾經逼迫上帝的人，上帝憐憫他們，選召他們成為他的僕人，那位村長以及他的弟弟高友正，相繼成為清流教會重用的領袖，很像使徒保羅的經驗，從原來的迫害基督徒的身份改變成為耶穌重用的僕人，上帝從來不會撇棄人。當人四處逃散之後，我隨即拉住 Kumu 的手說：「Kumu，我們趕緊逃回我的

部落，我們走吧！」kumu 則對我說：「Rubi，此刻千萬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上帝的時刻已經來到了。」我心裡感到十分憂心，為甚麼 Kumu 不願離開這裡？我們在路中互相拉扯著，我心想：「我該怎麼辦？Kumu 不願離開。」她口中一直說：「上帝的日子已經到了，她認為這是人相信耶穌的契機。」我站在那裡，心中想到我嫂嫂 Robo Pihug 的家，他們是來自 Droduh 部落的人，我就隨行的十幾人帶到她的家，在那裡有一位老婆婆，就是我嫂嫂的奶奶，Iwang Sabung，她熱心的接待我們，使我們開始在那裡展開傳福音的工作，並且後來在那裡設立教會。如果不是那個村長阻止我們，我們一定在那裡設立教會。從那時候開始 Kumu 就滿心歡喜。

#### 第五節因著相信基督而堅持到底

Kumu Losin 在 Gluban 部落設立教會，並且有人接續他們的福音事工，之後，Kumu Losin 一等人專心在中原部落，繼續堅固信徒的信心。他們經歷到有人蒙主恩召時喜樂安息主懷的神情。這種帶著希望的死亡感動很多人歸依基督教。他們同時經歷之前以救濟品為導向搶羊的困境。Rubi Nabu 敘述大約三分之一中原部落的基督徒，因為隨後而來的天主教發放的救濟品而離開原來的教會，她將繼續留在長老教會的基督徒，解讀因為堅信基督而堅持到底的決心。這就何以 Tkdaya 部落是天主教徒的大本營。雖然天主教在賽德克部落大都已經呈現停滯的狀態，這可能是跟外國神父逐漸老化，該區又沒有積極培養本地神職人員。但是就整體而論，Tkdaya 部落培養不少本地的神職人員，他們有些人後來投身於政治界與文化復振運動，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。

我們在中原部落聚會一段時間，我們的信仰越來越堅固。我們跟 Kumu 已經很放心，因為已經有人在 Gluban 接續我們傳福音的事工，我們全心全意在中原部落堅固信徒們的信心。有時花蓮來的 Ukan Silun

與 Tumun 前來協助我們傳福音的事工。Halung 很少前來我們的部落。Kumu 宣教的據點大部分都是在中原部落。我們很熱心的在部落傳福音，使得中原部落全部歸主。當中有一個年輕人，很熱心地跟著我們到處傳福音，他的名字叫做 Pawan Lumu，他後來因病過世，屍體放了三天之後，照理來講應該進行埋葬儀式，但是到了第四天，我們還是把他的屍體放在那裡，因為我們連續為他禱告到第三天的時候，他的臉還是充滿喜樂，我們以為他會從死裡復活，於是決定延遲下葬的時間，然而他終究還是喜樂的安息主懷。很多人因著他喜樂安息主懷而歸信基督。我們不是以救濟品作為宣教模式進入部落，我們以禱告的方式吸引所有中原部落的人歸向基督。不久之後，天主教的外國宣教師開始進入中原部落，他們以救濟品吸納部落的人民轉向天主教，他們一袋一袋地將救濟品分送給各人，由於我們當時處於貧窮狀態，沒有甚麼衣服可以穿，他們還分送米糧等各類東西，一家五六人都可以從他們那裡領到為數不少的救濟品，中原教會的信徒因著救濟品紛紛離開轉入天主教，只有剩下三分之一的信徒留在中原教會，幾乎所有的信徒都被救濟品帶走，留在中原教會剩下的少數人，他們即便是生活在貧窮之中，因著他們堅定的信仰仍然屹立不搖。

#### 第六節如願完成信仰傳承的工作

信仰的傳承與深化透過家族信仰史，從一個家族中的女性成員信



主，波及到全家歸主的型態，無疑是 Tkdaya 部落皈依基督教的模式。在上帝奇妙的帶領之下，一個酗酒如命的鄉民代表 Siyac Nabu，在一次外國宣教師柯饒富（Yudaw Watan）用賽德克語的祈禱中，受到感召接續 Tkdaya 部落傳福音工作。以下是他敘述 Yudaw Watan 賽德克語禱告過程的感召：「Wirang Takoh 講道之後，緊接著由 Yudaw Watan 禱告，當我聽他用賽德克語禱告，我嚇了一跳，一個外國人竟然用操一口流利的賽德克語禱告，他的一番話深深地打動我的心。<sup>57</sup>這也使得 Rubi Nabu 如釋重負的完成信仰傳承的工作。另外，他們傳福音的腳蹤也擴展到鄰近的眉原部落，但是因為一個同工的軟弱，迫使他們在該區的開拓事工宣告流產。

我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回到夫家的部落，畢竟中原部落不是我丈夫的部落。但是在我離開之前，一直很擔心走了之後，誰要接續中原部落傳福音的事工呢？我一心一意希望我的哥哥 Siyac 接續我的工作，我們在中原教會聚會的時候，我的哥哥有時在教會的外面偷看我們聚會，他當時雖然身為部落的鄉民代表，卻絲毫沒有迫害基督徒的意思。我給他一本聖經，他也欣然接受。他經常爛醉如泥地走訪部落，有時會看見他倒在路中，一有卡車經過那裡，他很像老大似地必須將他抬回去。我該怎麼辦？我即將要搬回春陽部落，不久，田信德、Teymu Akin 以及有 Yudaw Watan 牧師，進入中原部落協助傳福音的事工，於是就這樣放心的離開中原教會，偶而回娘家繼續關心中原教會的屬靈的光景。還好在離開中原部落之前，透過這些牧師的幫助讓我的 Siyac 歸入基督，他的頭腦很好，一定會繼續帶領中原教會信徒，當

---

<sup>57</sup>受訪人：Siyac Nabu（男，76，Sediq-Tkday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中原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0年1月16日。

他在二十一歲的時候，決心接受上帝的呼召進入神學院讀書，我的心裡為他決心獻身事主而喜樂。後來我的弟兄姊妹相繼進入教會，我很喜歡送人聖經，鼓勵他們進入教會。我跟 Kumu 原本繼續到眉原部落傳福音，因為語言不通而打消此一念頭。後來我們就委派 Watalu，因為他會說泰雅族的語言，他跟徐忠和牧師來到中原部落，就帶他到中原部落傳福音，我們連續在那裡傳福音三天，很多人前來聽上帝的福音，可惜的是後來聽到 Watalu 在那裡喜歡上了一個女人，他的整個心思全部都放在那裡，我們聽到這種消息之後，我們就此放棄跟著他一起傳福音，現在聽到那裡已經設立長老教會，心中倍感欣慰！

#### 第六節大慈悲的上帝征服人心

Kumu Losin 在中原部落傳福音的時候，有將近五年的時間與 Rubi 同工。後來，當她為了再次擁有日治時期失落的原鄉土地，心有疑慮地帶著夫家遷移到春陽部落，因為他放心不下耕耘許久的中原教會，他一直希望有人接續他在那裡的事工。於是鼓勵她的二哥 Siyat 參與聚會，就這樣上帝奇妙地預備好了人，抓住 Siyac Nabu 從參與聚會一直到獻身成為傳道人。Rubi 回到春陽部落之後，一如往昔，熱心參與教會的事工。他敘述到他對其他教派友善的態度，是因為憑著只有一位上帝的信念，完全降服在大慈悲上帝的亮光之中，即便是受盡羞辱而受到傷害，但是她始終還是以愛服人，使她超越地域、族群，以及教派之間的隔閡。

我待在中原部落總共五年的時間，我的另一個哥哥 Losi，當時擔任縣議員的工作，對我說：「Rubi，你還是回到春陽部落，即將要辦理土地登記，你留在中原部落沒有土地，將來你的孩子將如何生存下去。」在我準備離開之前，Kumu Losin 已經離開中原部落，所以一直放心不下中原教會的事工，我拉著我的 Siyac 到教會。希望他能夠接續我的工

作，當我看見他逐漸地參與教會的聚會，於是就這樣很放心地離開了中原部落。我回到春陽部落之後，我繼續參與春陽教會的事工，我曾經擔任教會會計以及區會的婦女事工。我從十七歲開始接受福音，一直到現在六十六歲，信主的生涯前後有四十九年的時間。以前我的身體好，無論多遠都會勤於參與教會的聚會，現在年紀稍大，身體欠安，又沒有人送我到教會，使我經常錯過聚會的時間。我的信仰態度秉持著不在乎別人的眼光，只要我跟上帝之間保持緊密的關係，我也不會以貌取人，或是坐在教會的首位，無論是甚麼人？我堅信上帝不離棄我們，我的孩子們都同心合一的敬拜上帝，這使我心裡感到滿足。我們跟其他教派保持友善的態度，我們和天主教信徒比較有來往關係，而真耶穌教會的信徒不太喜歡親近我們，他們以為自己的教會才是真正的教會。我不喜歡這樣的信仰態度，因為我們只有一位上帝，教派之間的差異在於信仰傳統有些不同。我也不會心高氣傲，即使受到別人的羞辱，我也不會反抗。有一個真實的經驗，就是我的丈夫死了之後，我經常身體欠安，就聽到有一個人說我是假裝生病，雖然這樣，我還是經常前往她的家關心她。後來有一個朋友對我說：「你那麼傻作甚麼？他如此羞辱你，你還要去找他。」我依照聖經的教導以愛服人，後來那個人因而改變，成為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太容易衝動地說出傷人的話。

## 第七節祂是一位賦與力量的上帝

在 Rubi 的口述中所透露出來的訊息，談及福音與文化間的關係，認為基督信仰並沒有破壞他們的傳統文化。她以「肉眼看不見的上帝」對應「編織的神靈」，雖然他說不出來它們之間的關連性，但是她所堅信的那位無形的上帝形像，在本質上不知不覺地找到某種程度上聯合。就是那位超自然無形的編織神靈，賦予他力量讓她經歷了許多人生的磨難。

我不認為基督教的信仰破壞了我們的傳統文化，依照我個人的想法，我過去曾經是行祭的人，我深刻地體會相信上帝各樣美善。因為唯有那位不是憑著肉眼可以看見的上帝，才是我們可以信賴的上帝。我常聽到耆老們說：「如果你們不會編織工程，將不會跨越神靈之橋。」在我信主之前，每當跟我的丈夫起衝突，他就對我說：「你這個樣子一定不會跨越神靈之橋。」我一直在想，神靈之橋是甚麼意思？我們的祖先們也有神靈的觀念，就是指編織神靈的意思。依照我個人的想法，真正可以信靠的是看不見的上帝，因為我們的氣息與心思意念都是無法用我們的肉眼看見。我現在的想法不會覺得我的信仰來自美國人，我堅信上帝永不離棄人，我的丈夫在世生病的那段時間，我們經常發生爭吵，我的心裡十分軟弱，很少參與教會聚會一段時間。我當時參與區會的婦女事工，經常奔走區會的教會，一回到家他就會罵我，後來，我的丈夫可能寂寞難耐而酗酒，他常罵我為甚麼經常不在家？雖然這樣，我還是沒有放棄區會的一些事工。我有一次到 Toda 部落，有一位老婆婆想要盛情款待我，當她已經準備一些飯菜請我的吃飯的時候，他的兒子就出現並將桌上的食物全部翻倒在地，我就對她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」在走訪部落從事傳福音的事工，

我深深覺得滿有能力，若不是上帝賞賜的力量，我們是不能勝任上帝的工作。

作。58

#### 第四章基督教對賽德克部落的影響

歷史文獻記載基督教傳入仁愛鄉部落的歷史，大約在一九四八年起羅文福牧師，先是以巡迴牧師的身份前往仁愛鄉與信義鄉兩個地區的部落，以詩歌佈道的方式宣揚基督的福音。<sup>59</sup>後來在一九四九年花蓮太魯閣部落的基督徒同工，在高添旺牧師的率領之下分成兩組，分別在仁愛鄉部落進行傳福音的工作。<sup>60</sup>天主教傳入仁愛鄉部落是在一九五二年開始，以瑪利諾會賈振東神父為首的傳教工作，先後在仁愛鄉與信義鄉設立教堂。<sup>61</sup>無論是基督長老教會、天主教，以及其他相繼傳入的真耶穌教會等教派團體，除了來自殖民政權的統治力量，基督教迅速地傳入原住民部落，被喻為二十世紀的基督教宣教運動的神蹟，使人不得不輕忽基督教福音的魅力！他們在經歷天皇體制意識型態的宗教性格洗禮之後，奇蹟式地迅速接受基督教的福音，並且成為他們信仰集體認同的對象。移開傳統宗教與基督教他們歷史的交會點，很多耆老們的口述史料所透露的訊息，斬釘截鐵地指出：「我們歸信基督教之後，我們才真正的走上和解之路。」<sup>62</sup>從日本介入部落之後的和解元素，發現日警統治下的部落社會，雖然有效地遏阻部落之間的敵對局面，然而並沒有完全根除編織在他們心裡，賽德克部落賦與獵首與文面的精神意義，同時也並沒有完全根除部落之間仇恨的心理，這個可以從霧社事件與高殺義勇隊祭出獵首與英勇的表現，看出獵首與文面文化外顯的精神意義。還有日人雖然強迫他們舉行埋石為盟的儀式，但是他們還是偷偷在獵區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<sup>63</sup>再來就是在霧社事件發生之後，部落之間還是依然存在新仇舊恨蓄意待發的緊張關係。<sup>64</sup>雖然部落記憶底層還沒有完全撫平他們內心的傷痕，但是從基督教介入部落的和解元素，雖然進一步帶給他們內在更新的力量，但是部落基督教會教派林立

<sup>58</sup>受訪人：Rubi Nabu（女，66，Sediq-Tkday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3年7月13日。

<sup>59</sup>簡鴻模，《Alang Tongan（眉溪）口述歷史文化》（台北：輔大出版社，2003年3月），284-301。

<sup>60</sup>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，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》（台北：永望出版社，1998年6月10日），80-81。

<sup>61</sup>簡鴻模，《祖靈與天主—眉溪天主堂傳教史初探》，41。

<sup>62</sup>受訪人：Iyung Wasaw（男，84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平和部落，時間：2002年1月22日。

<sup>63</sup>受訪人：Teymu Silay（男，80，Sediq-Pulan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松林部落，時間：2001年12月9日。

<sup>64</sup>受訪人：Labay Bakan（女，86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巴蘭部落，時間：2001年10月13日。

的局面，雖然再次讓傳統部落以儀式群體為單位，他們分別可以各自在所歸信的教派團體，再次體現傳統部落社會互助合作與分享友愛群體關係，然而部落社會教派林立的現象同時也帶來分裂的危機，各個教派之間因為不同的信仰傳統，逐漸地開始萌生你我有別的心理，換句話說，部落主義式分類械鬥的情結，似乎再度隱約浮現在部落生活的各種層面，例如，遇上中央與地方政治領袖選舉的時候，政治人物經常利用教派之間你我有別的心理，重現部落分類械鬥式的政治角力運動；靈恩運動崇尚英雄主義領導模式，經常利用上帝的名化身成為上帝，剝奪上帝的主權並且使役上帝的靈行出神蹟異能，間接地將靈恩運動的領袖推崇成為神聖的地位，導致教會內部產生更嚴重的分裂危機，這些都是跟部落主義式分類械鬥的情結有關係。從以下部落基督徒的耆老們的歷史經驗，呈現日本殖民統治與基督教介入部落之後的和解元素，從中可以發現一個部落社會自我身份認同的流變過程，日治時期他們從部族逐漸地形成國家觀念，並且透過天皇意識型態的宗教性格，形塑他們的國家認同成為皇國子民，甚至抱著甘願為天皇而死的心理，例如，Tadaw Nabu 在參加第六回高砂義勇隊，面對日本母國即將落敗時仍然抱著為天皇而死的心理，以及一位真耶穌教會初代教會的信徒 Pasan Utaw，他在敘述真耶穌教會與基督長老教會之間差異的時候，稍微點出兩個教派因為彼此之間的信仰傳統不同，不知不覺產生你我有別（Kaalang：含有敵意或是鄙視的意思）的心理，這些都是部落社會所潛藏的分裂危機：

日軍已經節節敗退，我到南洋的時候，日本軍隊所剩不多了，有很多人 都被飛機炸死。在空中逡巡的飛機越來越少，我們只有看見兩架飛機，在我們空中飛來飛去，可能是來監控我們的軍艦吧！可是我一點都不會感到害怕，因為我已經抱著必死決心。從軍之前，我的心早已作了這樣的準備：「我不會再回來，此行必然赴死。」我沒有任何可以掛慮的事情，我已經將我的妻兒拋諸腦後，因為我全心投效天皇，甘願為天皇赴死，成就我一生中最大的榮耀。天皇是日本最至高的王，日本人教導我們有一個天皇，我們是他的臣民的思想。<sup>65</sup>

---

<sup>65</sup>受訪人：Tadaw Nabu（男，82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埔里，時間：2000年7月4日。

我們跟長老教會的禱告方式不同，我們是有聖靈的人，長老教會沒有聖靈而是只有禱告而已。我們都是有聖靈的人，我們真耶穌教會的禱告方式，除非我們很認真的信仰上帝，上帝才會將聖靈賞賜給人。我當時歸信真耶穌教會，因為他們所教導的信仰內容不同，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沒有聖靈。我們受洗的方式也不同，長老教會受洗方式只有拿一點水點在人的頭上，而我們真耶穌教會並不是這種方式，我們受洗的方式是奉主耶穌的聖名，將一個人的身體整個浸到河水中，才能真正地歸入真耶穌教會的信徒。我們的受洗的方式才是遵照聖經的信息。不止這樣，一旦我們歸入教會之後，一定要認真地參加聚會，上帝才會將祂的聖靈賞賜給我們，除了禱告與受洗的方式不同，我們跟長老教會對於真理的教導也不同，至於到底那一種方式與教導符合上帝的旨意，且看聖經的信息就會一目了然。<sup>66</sup>

天皇意識型態的宗教性格形塑他們國家認同之後，基督教介入部落之後教派林立的局面，宗教族群（教派）中心主義成為他們信仰身份認同的對象。以下僅透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徒的耆老們，再現他們生活年代基督教介入部落的和解元素，並且從中解讀部落社會傳統宗教與基督教交會過程，他們彼此之間互相糾正與提升的力量。

#### 第一節 基督教信仰彼此饒恕的真理

從幾個耆老們口述史料所透露的訊息，發現他們除了肯定日本殖民政

---

<sup>66</sup>受訪人：Basaw Utaw（男，71，Sediq-Qnghaqun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秀林鄉可樂部落，時間：2003年3月20日。

權的統治年間，促進部落之間關係的教化功能，基督教福音的力量進一步改變他們的內心，不僅讓他們消除敵我意識的害怕心理，使得部落之間逐漸地有來往關係，同時因著體會上帝在基督裡的救贖之愛，能夠發自內心地學會彼此饒恕的真理。其實，很多的耆老們很懷念日本統治年間的生活，在於部落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的力量。他們並沒有過份美化日本人的統治政策，但是也並沒有抱著強烈的反日情結，這些歷史經驗有助於部落當下的人民，從過於反日仇日的氣焰中解放出來，並且正確地認識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史。再則，賽德克部落傳統社會的獵首文化，透過宗教神聖性的意涵所形塑的男性氣概，那種強調凶猛與勇敢的英雄本色，使得部落社會呈現暴力相向永無寧日的局面。因此，日本介入部落之後有效地發揮了遏阻的功能，讓他們不敢再進行獵首的行動，但是逞兇鬥惡的民族性格並沒有完全改變，部落之間衝突的事情還是時有所聞。自從接受基督教福音的真理之後，他們的民族性格才有很大的改變。從下面最後一個耆老的信仰見證，顯示一個曾經喜歡逞兇鬥惡的人，在遇見耶穌基督之後的心意更新而變化：

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改變了人的心，我們以前跟 Mqtina ( 布農族 ) 的關係交惡，Mqtina 也很怕我們，歸信基督教之後，我們的關係和好並且有來往關係。現在已經沒有甚麼懷恨的心理，現在也沒有甚麼交惡的情形發生，自從我們進入教會之後，我們不會對罵。我們以前的人會彼此對罵說：「Toda Laman ( 懶惰的人 ) 。」Toda 部落的人會罵我們「Tkdaya Neykan ( 貪吃的人 ) 。」<sup>67</sup>

如果沒有日本人，今天也許我們和泰雅族人仍然有互為仇敵，殺人頭的事情發生。所以日本人在族群關係的和解上仍佔有很重要的角色。也許在法治、萬豐部落有，但我們這裡沒有。自從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多年，就早已沒有發生。基督教在這方面是有很大的幫助，這是大

---

<sup>67</sup>受訪人：Maday ( 男，85，Sediq- Mqtina )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仁愛鄉過坑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 年 1 月 18 日。



家所認可的，大家透過基督可以相互饒恕。<sup>68</sup>

至於族群間相互撕殺的事情，是在日本政府統治時期就已經不再發生了，基督教的傳入，布農族人都接受福音，使我們都信了基督教，福音的傳入的確帶給我們原住民很大的幫助，如在靈性上，待人處事等...。就是改變我們去饒恕別人，互相饒恕。<sup>69</sup>

我以前的個性很不好，如果沒有歸信成為基督徒，我是一個很凶悍並且會恣意打人的人。我從軍中退伍之後，我喝了三年的酒，一直到二十五歲，我就遇見高添旺牧師。是啊！歸信基督徒之後我就開始戒酒。基督教的信仰使人走上和平之路。他們禁止我們獵人頭，我們部落的關係已經可以慢慢的和平相處。日本人讓我們部落之間的衝突減少，真正讓我們達到內在和解，我們可以互相往來，就是基督教信仰傳入之後。我們以前的部落呈現群雄割據的局面，我們以前跟中原部落以及馬烈霸部落都沒有來往。成為基督徒之後，上帝真正地讓我們學會彼此的饒恕，不會懷恨在心，這是真正發自內心的和解關係。改變人心的是上帝

---

<sup>68</sup>受訪人：Kubuy Tanah（男，75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1年12月8日。

<sup>69</sup>受訪人：田銀旺（男，78，Sediq-Mqtina），翻譯：全秀美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萬豐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2月3日。

的愛，來自上帝的愛改變我們，為了就是要拯救我們。<sup>70</sup>

### 第三節基督裡都是一家人的團契生活

從部落的族群政治與族群關係，發現仁愛鄉不同部落之間呈現敵對（Kaalang：非我族類）的狀態，無論是族群內部不同的儀式群體，延伸到其他不同族群的部落，以及遷徙流變過程因為地緣關係，例如，幾百年以前從 Sediq-Truwan 移居到東部的 Sediq-Trwaun，以及移自 Toda 部落的 Bwalun 等部落，他們跟原居地後來都形成敵對的狀態，這個可以從他們互獵人頭的戰爭史略，看見原始部落社會遷徙流變動的部落關係。<sup>71</sup>隨著日人統治勢力進入部落之後，雖然逐漸地遏阻了他們互獵人頭的習慣，但是日人還是有限制部落之間緊密的來往關係。還有部落之間雖然有一些人互為姻親關係，但是並不一定能夠促進兩個部落的友好關係。<sup>72</sup>不過對於 Qnghaqun（泰雅族）部落的人而言，它多少逐漸地緩和他們與 Truku 部落之間的緊張關係。來自瑞岩部落的 Toreyh Ubus 敘述他們與 Truku 部落的關係，說：「自從我們到 Stkuh（Truku 部落）那裏娶了 Awi Wasaw 的女兒了之後，我們的關係才慢慢地好轉起來（muha nami mangan qalang Truku, Kiya ini ptuluk ka Qalang Truku da）。」<sup>73</sup>總之，日治時期部落之間雖然逐漸地沒有再互獵人頭的習慣，不過他們部落之間還是很少有來往關係。到了基督教傳入之後，無論是透過漢人的或是東部太魯閣部落同工的傳入，基督教福音的能力讓人超越地緣與族群的藩籬，因著基督裡都是一家人的團契生活，再次將分割兩地或是漢番分治的族群關係建立起來，同時更加促進彼此間的來往與姻親關係。從以下第二個受訪人的情況，因為霧社事件所帶來的歷史傷痕，直到現在她的母親還是懷恨在心，因為她不願意她的女兒嫁給 Toda 部落的人。她的女兒不顧母親的反對執意嫁到 Toda 部落，從原來的天主教隨夫受洗歸入長老教會的會友，跨越教派藩籬主要是因為她體認到只有一位上帝，並且藉以建立同心合一的信仰見證。

日本人禁止我們獵取人頭，我不太知道獵人頭的事情。但是日本人走了之後，基督教信仰進入部落，美國人就來教育我們，我們就知道基督教的真理。我們歸信基督教之後我們就有來往關係。日本人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們各部落很少有來往關係。我們跟Kaalang也有來往的關係，當然也有了互相嫁娶的關係。日本人在這裡的時候，跟我們相離很遠的部落就沒有來往關係。基督教的真理讓我們有來往關係，無論多遠

---

<sup>70</sup>受訪人：Pihug Takun（男，77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1月17日。

<sup>71</sup>Kumu Tapas（姑目·荅芭絲），《部落記憶-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》，29-43。

<sup>72</sup>受訪人：Siyac Nabu（男，75，Sediq-Tkday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中原部落，時間：2001年1月21日。

<sup>73</sup>受訪人：Toreyh Ubus（男，79，Sediq-Qnghaqun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瑞岩部落，時間：2001年1月16日。

的地方，本著我們都是一家人的信仰見證，我們能夠建立友好的關係。<sup>74</sup>

我們中原部落的人也是這樣，我們以前部落內部的關係也不合，我們以前也是常有互相殘殺的事情。真正讓我們走上和解之路是從我們歸信基督教信仰之後開始。日本人讓我們部落之間不要打架，這是表面化的和解行動，真正改變我們內心的是上帝，不是有一句話說：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」這不是聖經的教訓嗎？上帝的愛讓我們成為弟兄姊妹，我們能夠彼此相愛。我的母親不願意我嫁給Pihug，他致所以不同意，我的母親說Pihug他們是我們的敵人。我們Toda部落的人。我們也不同意我們的人嫁到他們的部落。現在就可以，上帝憐愛我們，讓我們有嫁娶關係。我們跟Qtina以前也沒有嫁娶關係，現在已經有了。我們的心仰望上帝，牧師也娶布農族的小姐，我們也娶排灣族的小姐，我們都有嫁娶的關係，這都是成為基督徒之後所建立的關係。上帝成就的工作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，如果我們沒有相信上帝，我們的關係可能還是互相殘殺。可能只有我的母親心裡很剛硬，可能是他沒有進入教會的緣故。她很少接觸教會，他不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，就算是以前，他也不是很認真參與教會的活動。他的心裡非常的剛硬，現在的天主教會沒有進步，是因為他們不是很認真參與教會的活動。我的親戚朋友說上帝都是一樣，你就隨夫參加教會活動，這樣才會同心合一，我才決定受洗歸入教會(長老會)。<sup>75</sup>

#### 第四節道成肉身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

一九四九年因著花蓮太魯閣部落的基督徒同工，將基督教福音傳入西賽德克部落之後，帶領了 Pihug Takun 歸向基督，使他成為一個新造的人。而且因著基督教福音的緣故，讓原本呈現敵對關係東西賽德克部落，逐漸地改善分裂已久的族群關係，並且進一步地有來往關係。從 Pihug Takun 在教會所聽來的兩則講道的信息，兩個傳道人分別來自 Tkdaya 部落，他們同樣用他們自己的歷史經驗，見證上帝在他們歷史中的作為。一為 Siyac Nabu 的講道信息：他引述「血河事件」<sup>76</sup>之中部落族群衝突的歷史經驗，言下之意，上帝透過他們部落社會血流成河的慘痛代價，啟示給他們愛上帝就當彼此相愛的真理；二為 Awi Tadaw 的講道信息：他身為抗日餘生部落的後代，自從接受基督教福音的信息之後，深知霧社事件爆發之後所釀成的各種悲劇，源自於男性獵首文化所形塑的男性英雄氣概，為了炫耀自己是一個有能力並且凶悍的人 (Sngpraw pahun/biyax dha nanaq)，並且將獵首行為當作是真理的指標：「一個女人如果羞辱了一個男人，男人被羞辱之後，因為憤怒而進行獵首行為。如果獵取人頭回來，羞辱他的女人會自覺羞愧而無話可說。

---

<sup>74</sup>受訪人：Tanah Takun (男，80，Sediq-Truku)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溫泉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0年7月4日。

<sup>75</sup>受訪人：Bakan Nawi (女，66，Sediq-Tkdaya)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1月17日。

<sup>76</sup>受訪人：Siyac Nabu (男，75，Sediq Tkdaya)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中原部落，採訪時間：1998年10月11日。

一個女人真的有不當的行為，如果他的丈夫在獵場被敵人獵取人頭，很許多人會罵那個女人說：「因為妳有不正當的行為，所以妳的丈夫才會有這樣的結局。」意思是說她連累了她的丈夫。如果他的丈夫成功的獵取人頭回來，他的丈夫就不會相信別人的流言，進而對他們說：『你們編造的謊言。』言下之意，他的妻子不是一位隨便的女人。」<sup>77</sup>因此，他透過象徵男性獵首行為的 Mjiras（咆哮）的聲音，將他們帶進基督教福音的真理，教導他們不要心高氣傲，而是要抱著謙卑為懷的心理（羅馬書十二章 14-21 節）。並且教導他們凡事不要依靠自己的勢力，而是靠上帝的力量行事為人（撒迦利亞書四章 6 節）。為道成肉身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留下一個好的典範。

我們信了基督之後就不會有仇恨的心理，我們歸信基督之後就成為平等的人，雖然先前我們呈現敵對狀態，信了基督之後我們就有建立姻親的關係，這是上帝憐愛我們的緣故，祂饒恕我們的過錯，自從花蓮地區的人到這裡傳福音之後，我們的關係就逐漸地改善。我們逐漸懂得抱著謙卑為懷的心理。<sup>78</sup>

日本以前說不動兩方的人馬。他們在獵區相遇的時候還是會互相殘殺，他們直接互獵人頭，聽說Qtina向他們吐口水。花蓮的人也會到我們這裡獵人頭，就是血河，為甚麼叫做血河？因為以前那裡發生過戰爭。紅就是血的意思。他們以前在那裡發生戰爭。就是那裡的河，有人曾經在那裡交戰，來自巴蘭，萬大以及布農族曾經在那裡交戰過。巴蘭與萬大部落以前的關係不好，巴蘭一旦前往攻擊

---

<sup>77</sup>受訪人 Kumu Watan（女，70，Sediq-Truku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眉溪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2月1日。

<sup>78</sup>受訪人：Pihug Takun（男，77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  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1月17日。

就不會再回來，他以前的關係惡劣至極，一旦有人攻擊萬大部落，就沒有人再回來。我為甚麼知道這件事情，都是從 Siyac 牧師那裡聽來的，他最近到我們這裡講道的時候我聽來的，他說：「你們知道甚麼叫做紅河嗎？」以前有人在那條河交戰過，我們才會叫那條河叫做紅河，你們一定要知道這個故事。<sup>79</sup>

從這樣的歷史觀去思考賽德克部落編織神靈的形像，他們是以同心圓形的歷史觀描述上帝的救贖工程。換句話說，上帝編織這個世界的文路是多元路徑：平紋、斜紋、菱紋、斜紋、挑花、幅織等編織路徑，不期而遇地跟宋泉盛所言這位毫無邊際的上帝，祂在人類歷史的拯救工程是多元路徑。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以編織神靈的形像啟示祂自己。另外一個基督徒強調分享友愛的團契生活，同樣也是他們儀式群體（Waya）的生活形態。他們從自己的文化脈絡尋找上帝的啟示，見證上帝在我們歷史中的作為。這是原住民本土神學開展的契機，從部落底層個人的信仰史，將會不時地看見傳統宗教與基督教交會過程，不同宗教與文化深層內涵奇妙地聯繫，從中察覺並體驗上帝的救贖工程。這將是未來台灣本土神學重要的課題與工程。宋泉盛在開拓亞洲神學新領域的十個立場之七裡頭說：

不可以直線的歷史觀來解釋上帝的拯救。這樣的解釋只會掩蓋上帝的拯救。上帝的拯救是多向度的：上帝向前走、也向後走，向旁邊走、甚至曲折迂迴的走。上帝似乎不喜歡在特定的地方創造整齊齊的、一成不變的景觀。何處有拯救，何處就有上帝的臨在。<sup>80</sup>

一九二三年開始東賽德克部落以芝苑為核心的宣教運動，雖然他們在傳道生涯的初期，經歷一段日人統治的迫害時期，日人唯恐他們心向美國人，嚴厲禁止他們歸信「美國人的上帝」。但是從基督教快速蔓延整個部落的情況，他們一個部落接著一個部落，在受監控的狀態秘密地傳福音，無論是透過個人傳道或是小型

---

<sup>79</sup>受訪人：Pihug Takun（男，77，Sediq-Tod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2年1月17日。

<sup>80</sup>宋泉盛，《故事神學》（Tell us our names），莊雅棠譯，（台南：人光出版社，1990），28。

聚會，他們透過基要真理、福音短歌，以及禱告方式，深深地吸引部落人民的心靈，甚至為了基督的緣故經歷了很多苦難。太魯閣中會第一代基督徒Yudaw Peydan，他在十九歲的時候跟著父親接受基督教的福音，親身經歷日本人迫害教會時期，他為了基督的緣故經歷了很多苦難，甚至因為他的基督徒的身份，被迫參與第三回高砂義勇隊，但是並沒有因此讓他放棄基督，反而更加堅定他的信心。從Yudaw Peydan他初代教會的信仰見證，他們長期以來被迫在國家意識型態的氛圍舉行宗教的活動，同時在私領域還是照常舉行傳統宗教的儀式。1923年當基督教傳入部落之後，這個日人眼中的「美國人的上帝」，在被污名化與被迫害的狀態，透過一個歷經滄桑的婦人以神似傳統治療疾病的儀式，雖然剛開始被視為行邪術的婦人，但是他們的宣教模式深深地吸引部落人民的心靈，使得他們甘願背離國家意識與傳統宗教而歸信基督，甚至願意為了基督的緣故經歷了很多的苦難。在這裡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，就是基督教有何超凡的魅力，在他們所處的生存年代，冒著背叛國家與族人的罪名的危險，成為他們信仰身份認同的對象。從Yudaw Peydan當時歸信基督的理由：「只有祂是創造天地的主。」<sup>81</sup>

從老姊妹所回答的問題，我自己的感覺就是，原來我們這個泰雅族，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和好。直到有外族侵入以後，因為有某種的問題在裡面，開始跟別族有相互獵人頭的習慣，獵人頭主要的目的是維護自己的領域，因為這樣的事件發生，就覺得不合人性( ini pngtena Tayal )。後來，獵人頭慢慢地被改過來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彼此嫁娶互為姻親的關係，也是促進和好的因素之一。像這樣的事情不是因為日本人的關係，而是自己發現這樣下去不是很好。日本人禁止我們獵人頭，實際上是保護他們自己，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習慣來對付入侵者，因此他們必須要遏止獵人頭來保護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日本人一直教育他們說：「獵人頭是不好的。」他是用這樣的方式。背後用更強壓的方式來統治我們。

---

<sup>81</sup>受訪人：Yudaw Peydan（男，82，Sediq-Truku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花蓮崇德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0年4月25日。

日本人在這裡並沒有做什麼樣的改變，我們的Gaga早就已經消失殆盡。最使我們改變人生方向的是基督教的福音。基督教福音為什麼被接受？合乎我們的傳統文化，gaga，在教會裡面彼此和好與扶持的文化，在過去傳統Tayal的gaga裡面就有存在的。<sup>82</sup>

這是來自統治者遏阻的力量，使人不再獵人頭而和平相處。使人和解另外一個原因是原住民部落歸信基督教，那是來自內在的力量，而影響外在的行為。禁止獵人頭是來自外在的力量，儘管現在我們已經和平相處，彼此之間還是有仇恨的心理。Toda、Truku、Qnghaqun、以及Bunun，他們這些部落或是族群的心理。雖然他們有去進行和解儀式，還是存在彼此有別（Kaalang）的的態度（嫌隙）。現在歸信基督教之後情況就大為改觀，我們已經成為一家人，彼此已經成為弟兄姊妹。有了上帝的愛以後，不再是敵人。我們以前很怕布農族，但是現在已經不怕了。我從基督教的發展史來看，就是猶太教破壞基督教過程，這樣的教派間的紛爭同樣出現在部落。就是教派林立的現象。另外一個原因，乃是基督教的上帝跟我們Sediq的上帝，同樣都是無形又看不見的上帝。我們祖先編織的神靈也是看不見的上帝。初代教會分享的文化，同樣跟我們部落的文化相同。沒有財產而貧窮的人我們同樣也分享給他

---

<sup>82</sup>受訪人：Robo Siyac，Yageyh Siyac（女，69，75，Sediq-Qnghaqun），翻譯：林德川牧師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採錄地點：仁愛鄉春陽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1年12月26日。

們。日本統治時期，日本人禁止我們彼此獵人頭。這樣的歷史經驗，不是他們心甘情願發自內心的行動。從基督教進入部落之後，我們彼此之間已經不存在害怕對方的心理，我們現在的關係很像弟兄姊妹。基督教的信仰讓我們產生和解的心理。我曾經從我父親聽到一件事情，有一個人從萬大部落來的。他們都叫他Rumu Piya，即使日本人阻止他獵人頭。他還是照常去獵布農族的人頭，日本人就將他抓起來處死。我的父親說，如果他還活著，他一定會參與霧社事件的抗日行動。無法禁止他獵首的習慣。我們與Gungu部落隸屬於一個轄區只有一年的時間，我們是同一個警察駐在所，Walis Lbuni救了我們的生命。我從Bawah Watan所說的口述歷史，認為Walis Lbuni是一位和平的使者。促進部落的關係走向和解之路。他的心想要促進彼此間的和解關係，歷史顯然已經埋沒了他所做的事情，沒有給他正確或是適當的歷史地位。<sup>83</sup>

從這個信念建立「認同與合一」的信仰基礎，就是將耶穌基督放在「創造-歷史」脈絡宣認基督教的宣教運動，因此，歷史不是與創造相對立，歷史是創造的延續。換句話說，基督教的宣教運動必須把創造、道成肉身，以及歷史結合在一起。<sup>84</sup>從這個向度去解讀道成肉身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，指向上帝透過人性與文化的認同為基督拯救的福音作見證。<sup>85</sup>對太魯閣部落初代教會的基督徒而言，他們從此一信仰告白體會到：他們是上帝的兒女，上帝賜給他們人性（創世記一27），他們在日人高壓統治非人境遇的狀態，因著上帝是創造主與拯救主的大能，使他們體會到作為上帝兒女的恩寵與自由。因為人類的文化本質上是上帝創造的文化，也是基督道成肉身所拯救的文化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文化是上帝的創造之

---

<sup>83</sup>受訪人：Siyac Nabu（男，75，Sediq- Tkdaya），翻譯：Kumu Tapas，採錄整理：Kumu Tapas。

採錄地點：仁愛鄉中原部落，採訪時間：2001年1月21日。

<sup>84</sup>陳南州、莊雅棠，《亞洲處境中的宣教》（台南：教會公報出版社，1998年3月），20-21。

<sup>85</sup>宋泉盛，《認同與合一》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1978年8月初版），54-56。



外的文化，也沒有一個文化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拯救不了的文化。<sup>86</sup>黃伯和在《孕育於文化的神學》一書中，對於上帝救贖的故事提出這樣的看法。

上帝的救贖，無論是從舊約或是從新約來瞭解乃是使人得自由得的解放，從不自由、壓迫和罪障中釋放出來成為自由人，因此上帝的救贖乃是使人得自由 ( Freedan ) 的能力。然而解放，使人得自由並非把人從一個處境搬到另一個處境的工作。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乃是使人尋得自己的認同、自己的身份 ( Identity )。把人從一個處境搬到另一個處境，有時雖然在表面上得了自由，然而卻因為搬走了他的認同，身份與其文化的根，而使之反而失去了自由 ( 失去了自我認同的自由不識自由 )。同樣地，我們可以說忽略靈性 ( Spirituality ) 特質的救贖不是真正的救贖。上帝的救贖既要使人得自由，又要使人不失去自己的身份認同，因此祂必須自己造成肉身來經驗人的束縛、壓迫等不自由，同時也經驗做人特有的身份和認同，由此而使十字架上的救贖成為與人性認同，又能克服邪惡勢力的救贖。<sup>87</sup>

從太魯閣初代教會所信仰告白所宣認：「只有祂是創造天地的主」，進一步地討論認同神學的一些基本概念。其實，從Yudaw Peydan口述史料所透露的信息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，他們在日人高壓統治的束縛中經歷人性解放的自由：使他們體會到這位上帝，並不是高高在上天皇天造之神的上帝形像，也不是賽德克部落傳統宗教所言，必須透過傳統祭法不斷地餵食行動來加以賄賂的上帝，而是以受苦僕人的形像，通過愛與受苦賦與人類生命與盼望，讓人有生之勇氣面對生命流程中之各種磨難；同時也從他們自己的傳統祭法獻祭的包袱中得著自由：

---

<sup>86</sup>宋泉盛等著，《建構台灣文化的神學：神學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嘉義：信福出版社，1994），36。

<sup>87</sup>黃伯和，《孕育於文化的神學》（台北：橄欖文化，1986），92。

耶穌基督成為他們永遠的贖罪祭，所在乎的不是頻繁的獻祭問題，而是在乎憑著真理、公義、和愛革新人心與社會的運動（阿摩司書六21-24）。從上帝的創造回頭解讀東賽德克部落，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他們到西賽德克部落傳福音的果實，可以發現基督教介入部落之後的和解元素，多少可以端倪初代教會基督教所進行的宣教運動，同樣也是讓部落的人民從罪惡的轄制中得著自由，使他們在暴虐統治與暴力相向的部落社會，因著耶穌的上帝國所彰顯的救贖之愛，體會唯有發自內心的彼此饒恕才能從仇恨的桎梏中走出來，並且透過在基督裡一家人的團契生活，建立以基督為首的團契生活，誠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：「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，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，作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復釘根在本地，認同所有的住民，通過愛與受苦，來做成盼望的記號。」<sup>88</sup>共同建立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，換句話說，「我們必須回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脈絡中尋找上帝的啟示，見證上帝在我們歷史中的作為。」<sup>89</sup>從他們在道成肉身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，以及歷史交會編織上帝的創造工程，通過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救贖之愛最直接最完全的表現，從互相殘殺與獵首為祭的歷史與文化經驗，意識到被墮落與腐敗的文化因素摧毀的文化是一種魔性的力量，使他們不再以神之名合理化他們的暴力行為，也就是說，為了發洩個人的問題與不滿，總是喜歡以暴力的形式歸咎他人，而是逐漸地以開放的心靈，懷著喜樂謙卑的態度察覺上帝透過聖靈的亮光所啟示的真理。並且從上帝臨在文化中的神學意義，從儀式群體互助合作、分享友愛，以及編織神靈等的創造工程，建立上帝富有賽德克部落靈性的上帝國文化。宋泉盛對於耶穌上帝國的文化提出這樣的看法：

上帝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事件 ( culture event )，神學所努力的目標就是要宣揚上帝國的文化。上帝國的文化是一種抗議的文化-抗議社會的壓制和經濟的不公義和剝削；它是一種賦與能力的文化 ( culture of empowerment ) -賦與窮人、受欺壓者爭取自由、和平、公義而戰；良心的覺悟不但涉及各人靈命更新，更是邁向整個社會革新；「賦與能力」的能力不是為了爭取權力，而是為了善用權力。因此。上帝國的文化可說是使社會不同階層人民邁向自由、平等、公義、愛的文化事件、文化

---

<sup>88</sup>黃伯和，《釘根本土的信仰》（台南：人光出版社，1991年11月），53-63。

<sup>89</sup>黃伯和，《本土神學講話》（台南：教會公報，1999年），48。

<sup>89</sup>宋泉盛等著，《建構台灣文化的神學：神學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，39-40。

從太魯閣初代教會所信仰告白所宣認：「只有祂是創造天地的主」，進一步地討論認同神學的一些基本概念。其實，從Yudaw Peydan口述史料所透露的信息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，他們在日人高壓統治的束縛中經歷人性解放的自由：使他們體會到這位上帝，並不是高高在上天皇天造之神的上帝形像，也不是賽德克部落傳統宗教所言，必須透過傳統祭法不斷地餵食行動來加以賄賂的上帝，而是以受苦僕人的形像，通過愛與受苦賦與人類生命與盼望，讓人有生之勇氣面對生命流程中之各種磨難；同時也從他們自己的傳統祭法獻祭的包袱中得著自由：耶穌基督成為他們永遠的贖罪祭，所在乎的不是頻繁的獻祭問題，而是在乎憑著真理、公義、和愛革新人心與社會的運動（阿摩司書六21-24）。從上帝的創造回頭解讀東賽德克部落，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他們到西賽德克部落傳福音的果實，可以發現基督教介入部落之後的和解元素，多少可以端倪初代教會基督教所進行的宣教運動，同樣也是讓部落的人民從罪惡的轄制中得著自由，使他們在暴虐統治與暴力相向的部落社會，因著耶穌的上帝國所彰顯的救贖之愛，體會唯有發自內心的彼此饒恕才能從仇恨的桎梏中走出來，並且透過在基督裡一家人的團契生活，建立以基督為首的團契生活，誠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：「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，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，作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復釘根在本地，認同所有的住民，通過愛與受苦，來做成盼望的記號。」<sup>91</sup>共同建立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，換句話說，「我們必須回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脈絡中尋找上帝的啟示，見證上帝在我們歷史中的作為。」<sup>92</sup>從他們在道成肉身釘根在地的信仰見證，以及歷史交會編織上帝的創造工程，通過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救贖之愛最直接最完全的表現，從互相殘殺與獵首為祭的歷史與文化經驗，意識到被墮落與腐敗的文化因素摧毀的文化是一種魔性的力量，使他們不再以神之名合理化他們的暴力行為，也就是說，為了發洩個人的問題與不滿，總是喜歡以暴力的形式歸咎他人，而是逐漸地以開放的心靈，懷著喜樂謙卑的態度察覺上帝透過聖靈的亮光所啟示的真理。並且從上帝臨在文化中的神學意義，從儀式群體互助合作、分享友愛，以及編織神靈等的創造工程，建立上帝富有賽德克部落靈性的上帝國文化。

---

<sup>90</sup>沈明德，《碧血英風-霧社事件六十週年紀念》（仁愛鄉公所，79年10月27日）。

<sup>91</sup>黃伯和，《釘根本土的信仰》，53-63。

<sup>92</sup>黃伯和，《本土神學講話》，48。

<sup>93</sup>宋泉盛等著，《建構台灣文化的神學：神學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，39-40。